自序

目錄之學，肇自西京，子政撰別錄於前，子駿成七略於後，起自黃虞，迄於當代，條流剖別，靡有闕遺，班氏藝文，因斯而作，鄭荀王阮，並循其踪。而隋志統譏以『但記書名，不能辨其流別，』蓋其大義弗彰，指歸失紀，亦已久矣。然學術代興，前後區異，殘編徒守，方於陸沈，善哉章學誠之言曰，『七略之流而爲四部，如篆隸之流爲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也。』又曰：『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若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雖然，學者將欲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自非鈎玄提要，撢賾索隱，掎其奧窔，觀其會通，斯固然矣。抑數典不忘，後事之師，典型所在，無間遷流，苟能就四部之成法，擷七略之幾微，精研覃思，攟摭利弊，充所詣造，庶免乖方，拘墟一曲，殆蒙莊之所

謂井蛙夏蟲之見也。

古者學在官守，其道一尊，典袠所藏，率庋內府。是以向歆之業，非典中秘不為，七略之緒，非藉顯詔不遠，至如鄭氏中經，荀氏新簿，王氏七志，皆就秘府之書而成之者也。及於蕭梁，『處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隋書經籍志序 此為私門撰述之嚆矢。下逮李唐，有吳兢西齋書目，蔣彧新集書目，同為家藏書目之濫觴。蓋以戎馬倥傯，官師失守，典袠穰繁，府秘無徵，故官私漸以易位，此則目錄學之勃興，反多於喪亂之後也。

簿錄流傳，與代俱增，史志所陳，若亡若存，今世所傳，以王氏崇文總目，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馬氏文獻通考經籍考為最遠，而晁陳兩家，更為書林之矩矱焉。遂初兼載重本，敏求獨嗜宋槧。踵事增華，例亦加密。至於考撰人之仕履，釋作書之旨宗，顯徵正史，僻采稗官，

揚其所長，糾其不逮，四庫提要，實集古今之大成。若夫辨版刻之優劣，訂鈔校之精粗，有清一代之擅此者，殆未易僂指，語其蹊徑獨闢，不厭求詳者，則必推黃丕烈爲巨擘矣。

顧黃氏之言曰：『余從事於此，逾三十年，自謂目錄之學，稍窺一二，然閱歷益久，知識益難，倖有所見古書錄之輯，卒不敢以示人者，以所見之究未徧也。』（序江刻郡齋讀書志）又云：『流光荏苒，著述粗疏，即一目錄之學，涉手愈知其難，遑論其他哉。』（跋湘山野錄）顧千里題鈔本集古文韻亦云：『夫書之爲物至多，人生讀之難遍，以樹山之博覽，弗知北宋本之尚存，如僕者雖知別有南宋本，而垂老始獲一見。』近江陰繆氏，自謂寢饋於目錄學者垂三十餘年，而欿然猶以爲未足，然則目錄之學，亦豈易言哉。

王鳴盛曰：『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古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十七史商榷）目錄學之所以不易言者

其在此矣。故張爾田曰：『目錄之學，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學術及一家一書之宗趣，事乃與史相緯。而爲此學也，亦非殫見洽聞，疏通知遠之儒不爲功。乃世之號稱目錄家者，一再傳後，寖失其方，百宋千元，標新炫異。其善者爲之，亦不過如吾所謂緦緦於寫官之異同。官私著錄之考訂而止，剖析條流，以爲綱紀，閒未之有聞。』校讎學纂微序藉知疏通知遠，剖析條流，目錄學之能事具矣。汪滯曰：『目錄者，本以定其書之優劣，開後學之先路，使人人知某書當讀，某書不當讀，則爲易學而成功且速矣。吾故嘗語人曰：目錄之學。讀書入門之學也。』師鄭堂集此非疏通知遠之才，剖析條流之學不爲功也。葉德輝曰：『簿錄之學，所以考一代典籍之存亡，私家之藏，所以補朝館閣之闕略，譬如入五侯之廚，雖不得遍嘗其鯖膳，不猶愈於過屠門而大嚼乎，此余於目錄之書，所以終身好之而未有已也。』百川書志序斯洞明三昧，深涉藩籬，自有左右逢源之樂矣。自來治學之士，無不先窺

目錄以爲津逮，誠『學中第一緊要』，『讀書入門之學也。』然昔賢之事此者，有目錄之學，有目錄之書，而無治目錄學之書，蓋皆默喻諸己，未嘗舉以示人。余夙懷綜貫，曩想同符，一得之愚，聊當喤引，理而董之，約而通之，將以俟諸海內之達滰者。

目錄學概論目次

目錄學概論

鹽城劉紀澤平山甫述

第一章　目錄學之起源

部屬目錄，基於典籍。蓋典籍既繁，學術日歧，學者將欲究心古學，溯厥源流，而載籍之浩如煙海，羣言之靡所折衷，故有皓首勤劬，而終身猶陷於迷罔，鮮識指歸者，誠學者之大患也。於是而得一提挈綱領部次科條之法，使倫類得以貫通，源流得所考鏡，斯則綱紀羣籍簿屬甲乙之事，乃不可緩矣。南皮張之洞之言曰：『讀書不得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而功半。』（書目答問略例）又云：『汎濫無歸，終身無得，得門而入，事半功倍。』（輶軒語語學）夫便究學，得要領，此目錄學之諦義，亦其起源之副因也。

古無目錄之名，目錄二字，始於向歆校書之時。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李善注引別錄列子目錄。又任昉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注引七略云：『尙書有青絲編目錄』，此劉向別錄以前，固有目錄二字。然所謂目錄者，或指書中之篇目而言，非後世之所謂羣籍之目錄也。班固漢書敍傳：『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第十』。班氏之所謂目錄，厥義溷涵，難以意定，然後世著錄羣籍，以目錄名書者，蓋昉於此，此目錄二字之見於載籍之最早者也。其後鄭玄注禮，遂仿其意作三禮目錄一卷，（並見隋志舊唐志，梁有陶宏景注一卷亡。原凡七十二篇，淸王謨，袁鈞，臧庸，孔廣林等咸有輯本。王謨漢魏遺書鈔本序云：『范書本傳，獨不及三禮目錄，已別無傳本。今亦僅從賈孔二家正義鈔出周禮目錄六條，儀禮目錄十七條，禮記目錄四十九條。案三禮目錄舊附三禮後，卽序錄也，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鄭玄序云云一條，證以釋文，亦卽三禮目錄之義—

。鄭珍鄭學錄云：『唐孔冲遠撰禮記正義賈公彥撰周官禮儀禮疏，並以目錄分附篇題下首疏解之，世遂無單行本』。而盧文弨鍾山札記則云：『康成有三禮目錄，唐人作疏引之，各冠當篇之首，於題下系以「鄭目錄云」四字。今本集爲一編，理無不可，題下當直載鄭氏之說。乃今本去「鄭目錄云」而易以「注」字，注者注經，豈注目錄乎。又周禮鄭氏注儀禮鄭氏注之類，亦入目錄，殊所未安』。此對輯本而言，終不能復鄭目之舊也。鄭於論語，又有孔子弟子目錄一卷。）此僅就三禮原書，條其篇目，略具解題，名雖本諸子政，義則專釋禮經。而四庫提要目錄類小序，乃謂『鄭玄有三禮目錄，此名所由昉也』，無論非其例義，抑亦早有主名，胡氏之言固繆，（詳見經義會通少室山房筆叢本）提要亦未能擿驪得珠也。總之：目錄之名，起於尙世，目錄之實，原本向歆，如鄭氏三禮目錄者，第可謂爲品類或著刊之目，而非綱紀羣籍部屬甲乙之事也。馮舒曰：『古人著書，皆有目錄。是他人

作者，故云書若干卷，目錄幾卷。即一人所作目錄，亦或在後，徐常侍所校說文，其明證也』。（馮氏手鈔汗簡跋見皕宋樓藏書志）盧文弨亦曰：『古人著書，目錄皆在卷終』。是言本書目次，與目錄學之造耑，固異其趣也。然鄭氏三禮目錄較之列子目錄尙書靑絲編目錄者，自是有間，蓋又有進矣。（參閱彭澤王氏說）

隋書經籍志序：『古者史官既司篇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湮沒，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疑則古之制也』。後之言目錄學者，翕然以向歆爲不祧之祖，而不知其『剖析條流』，『推尋事跡』，皆出史官之敎，故目錄學者，殆史之支與流裔也。（詳見第六章目錄學在史學上之位置）

漢書成帝紀：『河平三年秋八月，劉向校中秘書』。藝文志：『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應劭風俗通義亦云：『劉向爲孝成皇帝校書二十餘

年』。此目錄學之起源，以校讎爲權輿也。

目錄之書，隋志謂之簿錄，舊唐志乃名目錄，自是以來，相沿不改。世說嘗引王朝目錄，隋志所著晉義熙以來新集目錄，而南北朝以降之以目錄名者，尤更僕難數，則目錄之名，爲典午以後之通稱，但用作部類之名，則始於舊唐志耳。其與目錄並稱者，曰書目是。宋志有隆安四庫書目，蓋書目之名之創始。齊書王儉傳言：『儉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梁書任昉傳：『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亦見南史此蓋私藏書目之淑落，第未著其稱名耳。隋志所著錄之南北朝四部目錄，舊唐志但謂之書目無錄字。新唐志亦只宋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錄有錄字，餘與舊唐志同。觀隋唐諸志之差池，藉知命名之遞禪，必以李唐一代，爲轉捩之樞紐。宋元迄今，書目之名，幾奪目錄二字之席，或者有目無錄，故以書目稱，而不第文辭之

差也。卽目錄二字，連類言之，斠若畫一，析而辨之，抑又不侔，請進而釋之。

何謂目錄，目爲篇目，錄謂叙錄也。劉向校書，條其篇目，錄而奏之，蓋詳著每書某篇第幾，謂之篇目。校竟奏上，各爲之序，謂之叙錄。合而言之，則曰目錄。漢志：『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意旨，錄而湊之』。舊唐志引毋煚古今書錄序：『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案漢志解釋目錄二字，至爲昭晰，觀鄭氏三禮目錄，篇名之下，皆訓釋其義，至數十百言，可以知目錄之體例。蓋篇名者目也，所訓釋者則錄也，故必有篇目有叙錄，乃得謂之目錄，毋煚以目與錄分別言之，固知目錄爲兩事也。若但條其篇目而不撮其旨意，則是有目而無錄矣。隋志謂：『向歆之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夫但記書名，則無篇目，不能辨其流別，則無叙錄。而自晉義熙以來相承謂之目錄，是不獨移小題之名於大

題，且混目與錄而一之矣。後人不知目錄之義，於是以能記書名者謂之目錄學，能造簿計者謂之目錄家，謂爲今之目錄則可，謂是向歆班固之目錄則非也。隋志於晉以後官撰書目，率致不滿之辭，蓋不獨體例不能盡合，卽名稱亦愈變而愈離其宗，記書名而謂之目錄，其來亦已久矣。譌舛相沿，習非勝是，陶陰帝虎，難返層冰，此不能不攷其名之所由起與其命名之義耳。（參用武陵余氏說）

第二章　目錄學之定義

宋翔鳳曰：『自目錄之學興，而古今載籍存亡之數，可得而參稽，凡師儒學術盛衰之源，亦有所攷鏡，』（鐵琴銅劍樓書目序）此目錄學之汎義也。唐圓照貞元釋教錄序云：『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眞僞，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摭拾遺漏，删夷駢贅，欲使正教合理，經言有緒，提綱擧要，歷然可觀，』此於目錄學之界義，較爲深切且著名也。顧古今人之

言目錄學之定義者，凡有數說，卽徵之遠西，亦莫不如是也。參用彭澤汪氏說

(一)目錄學者，綱紀羣籍簿屬甲乙之學也。　古人著書，必有標目，隨事立義，則括一篇之旨。因篇命題，則摘篇首之字。一書之內，必區分若干篇目，而一書之旨趣乃具。此一書之目錄也，鄭氏之三禮目錄是已。厥後書籍旣繁，名目益滋，後人乃爲之綱紀，彙集羣籍之名爲一編，而標題其撰人篇第。或以書之性質爲次，或以書之體製爲次，要皆但記書名，而於書中之旨趣，不復詳加論列，此羣書之目錄也，劉歆之七略是已。後世目錄，導源於此，踵事增華，則進而商榷其體例，改進其部次者，乃得謂之目錄之學。故目錄之學，乃爲綱紀羣籍，簿屬甲乙，取便尋檢而設，非有其他深微含義也。

(二)目錄學者，辨章學術剖析源流之學也。　目錄不僅爲綱紀羣籍簿屬甲乙而設，要在周知一代之學術，與夫一家一書之宗趣，而後乃可部次類居

，無淩亂失紀之弊，如是則書雖不傳，而後人覽其目錄，可知其學之屬於何家，其書之隸於何類。卽古今學術之隆替，作者之得失，亦不難考索而得也。觀於向歆父子世業，閱年二紀，而始有別錄七略之作，迄今書雖不傳，卽就班氏之删存者，他書之徵引者，連類求之，略加按索，往往一二語卽洞明流變，有不待詳說而釐然者。故非其人之博通古今學術，而又審辨乎源流得失者，則於一書之旨，必不能撢其奧賾而詔示方來，則信乎目錄之學之可貴也。信如前說，但視目錄學之爲綱紀羣籍簿屬甲乙者，此掌故令吏之所優爲，而決非目錄學者之所有事也

(三)目錄學者，鑑別舊槧，校讎異同之學也。 綱紀典籍，本重校讎，而校讎之事，則必廣徵衆本，互資異同，古今目錄之書，罔不重視。觀於班氏藝文志之六藝略，於易類著錄古雜八十篇，尙書類著錄古文經四十六卷，禮類著錄古經五十六卷，春秋類著錄古經十二篇，論語類著錄古三十一

篇，孝經類著錄古孔氏一篇，漢時諸經，本有今文古文之不同，然必詳加著錄，不厭重出者，非如此則異同得失，無所折衷。劉向校書中秘，每一書竟，表上輒言廣稽衆本，有所謂中書者，有所謂外書者，有所謂太常書太史書者，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者。夫中書與太常太史書，則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書，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劉向必廣求諸本，互資比較，乃得讎正一書，則舊本異本之重視，蓋可知矣。今欲爲目錄之學，必當標舉舊槧，以便互相讎校，方不失爲無根之談也。然非博聞淹洽洞悉雕版源流者，固不足以語此，乃目錄學之正軌也。

(四)目錄學者，提要鉤玄，治學涉徑之學也。　學術萬端，詎能徧識。亡書佚籍，無補觀摩。故必有目錄爲之，指示其途徑，分別其後先，使學者得其一編，而後從事於四部之書，不難識其指歸，辨其緩急，此目錄學之初意也。昔郡齋作志，顏以讀書，振孫著錄，名曰解題，發蔀剖蒙，由來

已久。輓近所傳，如龍啓瑞之經籍舉要，張之洞之書目答問，或指示其內容，或詳注其版本，其目皆習見之書，其言多甘苦之論，彼其所以津逮後學，啓發羣矇者，爲用至宏，收效至廣，然非殫見洽聞疏通致遠之儒，不足以膺此大業。故提要鉤玄之目錄，乃最切實用之目錄，而其所以研究此種目錄之分野，部次與夫取舍得失者，乃目錄學之事，而不能率爾操觚者也。

綜上四說，前人多有遵循其界義，以從事於著錄者矣。吾人欲研究目錄學，果何所適從乎，此不可以不辨也。夫水必有源，其流則歧，學必有本，因時則變。劉略班志，目錄學之起源，亦即目錄學之正軌也。顧後世之言目錄者，罔不導源於此，而衍之爲數派焉。有目錄家之目錄，有史家之目錄，有藏書家之目錄，有讀書家之目錄，目錄之爲用不同，故界義亦因之而各異。彼夫但記書名，略存篇卷，而爲之整齊其類例，詳審其出入

，因時損益，無泥於前規，就事立論，無取乎偏激，不標辨章道術之旨，自能神其紬繹寸心之用。如漢志刪存劉略，釐定類例，而書名之排比整齊，卷篇之記述詳盡，俾後人展卷瞭然，檢尋自易，此目錄家之目錄也。立論必探其源，擇言必準諸史，是非異同，具存於敘論，淵源授受，分疏於常條。如漢志總序之折衷孔子，諸子略分論，推言某家出於古之某官，其流則爲某家之學，書名之下，間注授受，如胡非子下注云：『墨翟弟子，』蔡公下注云：『事周王孫』之類，雖祇存數語，然可見一斑。其可與史傳互參，或書或不書，要能與史互爲表裏，如是則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者，本史家志藝文之天職，此史家之目錄也。若夫鑑別舊槧，考訂異同，辨析毫芒，務究本末。故編纂目錄，於其書之爲宋爲元，或批或校，尋行數墨，皆待註明，甚則收藏之印記，題跋之年月，分行標記，纖悉靡遺。此其上者，則爲盧爲翁，其下直不免爲黃爲鮑，日躋於骨董家之林。蓋其

僅供鑑賞之資，徒侈收藏之富；追求本旨，非不云廣求舊本，取便校讎，實則於其書之宗旨，不遑辨別，洪亮吉嘗以此爲賞鑒家，列之五類之末者是已，此藏書家之目錄也詳見後章目錄學之派別。自班志分疏大旨於書名之下，而後世解題提要之作遂多。唐宋以後勒爲專書者，如晁公武之郡齋讀書志，陳振孫之直齋書錄解題，每書之下，詳加考證，或述作之畧歷，或陳書中之要旨，或明學派之淵源，或定糾紛之異說，他如篇章之眞僞，析理之純駮，亦必反覆證明，使承學之士，得所繩準，洵爲目錄學之鉅製矣。然其逞臆見之私，抒悱憤之語，如清四庫總目提要之踵例成書者，亦不能免。然其體例，自足以成一家之法，此讀書家之目錄也。其他名目雖多，語其大體，要不外是四者而已。

準此以譚，則目錄學之界義，可得而論定矣。如第一說之主張綱紀羣籍，簿屬甲乙者，則目錄家之目錄是也。第二說之主張辨章學術剖析源流

者，則史家之目錄是也。第三說之主張鑑別舊槧校讎異同者，則藏書家之目錄是也。第四說之主張提要鉤玄治學涉徑者。則讀書家之目錄是也。四者之中，惟藏書家之注重版本，讀書家之重視提要，其體則出於後起，其用則主於一偏。著錄雖多，要無當於目錄學之宏旨。其亟待研討而其說最紛者，則史家之目錄與目錄家之目錄而已。

主史家之目錄者曰，劉向司籍，乃別九流，班固作志，折衷學術，此目錄學之可貴也。後人不曉劉班著錄之旨，以爲簿錄甲乙，但記書名，類例不分，源流莫辨，猥雜煩瑣，陳陳相因，而無關宏旨之目錄，濫廁著作之林，本此以志藝文，則如劉子元之所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者，信非苛論也。唐宋諸儒，多有追溯源流，明其本旨，而思有以易之，其能詳加商榷，論斷明允者，如隋書經籍志簿錄類所論，全在推究本末，明其趣旨，而目錄學爲簿屬甲乙取便檢尋之說，不足信矣。宋鄭樵作通志，於所

著校讎略中，乃祖述隋志之言，更進而論學術之盛衰，書籍之存佚，皆視目錄之編纂稱職與否，其重視目錄之學，不翅一學術史矣。淸章學誠備論文史，旁求校讎，遠承向歆之緖，近紹漁仲之旨，於所著校讎通義中，更暢申此意，曰：『古人著錄，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吏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世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卽類求書，因書究學。』又曰：『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理，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之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以語於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能闡明大義，條別異同，使人由委以溯源，以想見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實齋所論，較之漁仲、益爲明快。彼鄭章二氏大聲疾呼，以辨別學術源流，認爲目錄之本旨者，蓋以目錄之學，雖爲綱紀羣籍，實則明道之要，學術之宗，事乃與

史相緯，而其體最尊，其任至重，世人但以目錄部次甲乙者，猶淺之乎視目錄矣。

主目錄家之目錄者曰，鄭章所言：乃編述學術史所有事也，而目錄之學，固不在此。所貴乎目錄之學者，以書爲對象，非以學術爲對象也。以學爲對象，而爲之條析源流，著爲一書者，可謂之著作史，可謂之學術史。以書爲對象，而爲之部次類居，檢考便利者，乃得謂之目錄，而其所以商榷其部次，改進其便利者，乃得謂之目錄之學。故目錄者，爲簿錄書籍而設，非爲辨章學術而設也。鄭章之所條議，乃以書目中所表現之學術思想爲對象，而忘目錄爲記載書籍之簿錄，宜其不合也。夫目錄之名，見於班書，高密鄭氏苦三禮之節目紛繁，乃爲之提要而辨其次第，亦以目錄名篇，所論亦僅及禮經之本篇而止，不涉其餘，其旨固在資學人之究考而已。班氏草章西漢一代之史，乃取向歆父子之書，删要而志藝文，其部次類

居之法，尤爲目錄之楷模，徒以附史以行，不能不略具流別，具論得失，其體例則爲書目，其用意固一著作史也。後史不能遠紹班氏之業，編志一代藝文，多取秘閣書目，塡委成篇，與班氏志藝文之旨，固有間矣。彼鄭章二氏，深慨劉班之學不傳，學術之條貫不辨，獨抒臆說，本史家志藝文之旨，衡量後世目錄之書，其論誠卓矣。豈知目錄之學，固在彼而不在此乎。

由前之說，則目錄學爲辨章學術考鏡流源之書，而非疏通致遠之儒，不足以膺此大業，宜乎曠百世而一遇也。由後之說，則目錄學爲綱紀羣籍部屬甲乙之事，但能因時損益，俾便鉤稽，卽足以盡目錄學之能事。宜乎盡人所能勝任也。竊以二說皆可並存，且有相資爲用之處。夫目錄本以記載書籍爲目的，所謂以書爲對象是也，旣以書爲對象，則所謂綱紀所謂簿屬云者，並非漫掇書名，便可稱目錄之學，是必有類例之商榷焉，流別之

剖析焉，使後人卽類以求其書，卽書以求其學，是目錄固未嘗以學爲對象，然舍學而徒言目錄，則如第二說之所謂淩亂失紀雜而寡要之弊，要未能免也。條別學術，本屬學術史範圍，而書籍爲學術所寄託，治目錄者，自不能不明其條貫，別其統系，庶幾類居部次，隱有依據，使後人之覽其目錄者，不致澠淄莫辨，且可藉此周知一代學術之概略，與夫一家一書之宗趣，異乎賞鑑家藏書家之目錄也。夫學術亦有古今之不同，家法亦有門戶之各異，治目錄而必泥於學術，亦多舛隔而難通。史家本屬六藝之支流，而後世則以附庸而蔚爲大國。詩賦在漢志爲獨立之專類，而後世則以別集總集爲尾閭。學異世遷，已難盡循，必欲溯學術之源流，盡返之於劉略班志之陳規，非爲勢所不可，抑亦徒事紛更而已。

故言目錄之界義也，不明第一說之所主張者，則忘目錄學爲紀載書籍之事，而以編纂學術史之天職，認爲編纂目錄之天職，而目錄學之本旨失

矣。不明第二說之所主張者，則視目錄爲盡人所能爲，而以綱紀簿錄之能事，責之於掌故胥吏之手，而目錄學之效率去矣。是必斟酌於二者之間，則目錄之學，乃由綱紀羣籍範圍，而略涉辨章學術範圍，質言之，卽以目錄家之目錄而兼有史家之目錄，則前所謂紬繹寸心之用者，或庶幾矣。其界義奈何，曰，目錄學者，綜合羣籍，類居部次，取便檢尋，是其粗也。辨別源流，詳究義例，使載籍之存亡可稽，學術之盛衰可考，是其精也。至於記撰人，標卷第，別眞僞，拾漏遺，明校勘，研版刻，是其末而已矣。

目錄學之界義，既如上述，則吾人研究目錄學之標準，必當博稽其源流。商権其類例，與夫義例之變遷，分隸之出入。語其大則可通通古今學術之郵，語其細則可得著錄之準則，而治學方法，亦於此涉徑焉。

第三章　目錄學之體例

前人著錄之書，往往多尙簡要，雖不必侔於天水，然夾漈鄭氏之所張主者，蓋已深入人心，風靡奕世，而目錄學之體例，遂以丕變，特晁陳者，不可不謂之異軍突起，令人有虎賁中郎之感矣。鄭氏之言曰：『凡編書皆欲成類，取簡而易曉』。『今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據標類自見，何用更爲之說。且爲之說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說焉』。『有應釋者，有不應釋者，崇文總目必欲一一爲之釋，間有見名知義者，亦彊爲之釋』。（校讎通義）其平扑崇文，本諸『簡而易曉』，故其目至南宋之時，已無足本，秀水朱氏謂以鄭漁仲一言而删去其序釋，理或然也。（或曰，崇文總目之無序釋，與鄭氏初無關係，杭世駿道古堂集錢大昕養新錄考之最詳）經籍訪古志徐承祖序云：『通志藝文略標舉名目，無所詮釋，別開尤袤遂初堂一派，讀者病其太簡焉』。斯其簡而易曉，往往漫漶不明，其計原未得也。顧廣圻云：『由宋以降，版刻衆矣，同是一書，用校異本，無弗逈若徑庭。每見藏書家目錄，經某書史某書云云，而某書

之爲何本，漫爾不可別識，然則某書果爲某本與否，且或有所未確，又烏從論其精觕美惡邪。』（石研齋書目序見思適齋集）故黃丕烈云：『藏書不可無目，且不可不載何代之刻，何時之鈔，俾後人有所徵信也。』（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然未偉此也，則王顧二氏之言，可以稱矣。

王芑孫黃蕘圃陶陶室記云：『今天下好宋版書，未有如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其於版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淵雅堂時文集）又顧廣圻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序云：『月霄之目，乃非猶夫人之目也，觀其某書必列著本舊新之優劣，鈔刻之異同，展卷具在，若指諸掌，其開聚書之門徑也歟。備載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復略序校讎，考證，訓詁，簿錄，彙萃之所得，各發解題，其標讀書之脈絡也歟。世之欲藏書讀書者，尚循是而求焉，不事半功倍歟

』。思適齋集綜觀二氏之言，藉知目錄體例，須尚贍詳，而簡易無當。至其序次之先後，名目之異同，尤言目錄學者所不可不究心也。

張鈞衡曰：『每書先舉撰人仕履，再述書之大略，再述其行款，陳其同異。』適園藏書志序而繆荃孫之說，益爲剴切過人，其言曰：『先舉書名，下注何本，舉撰人之仕履，述作者之大意，行款尺寸，偶有異同，必詳載之。先輩時賢手跋題跋，校讎歲月，源流所寄，悉爲登載，使人見目如見此書。收藏印記，間登一二，不能備載也』。同上案繆氏嘗佐錢唐丁氏成善本書室藏書志，吳興張氏成適園藏書志，已復踵成藝風堂藏書記及藏書續記，其所述撰，殆本此義，固目錄家之圭臬也。至於『篇題之下，胥迻敘跋，目錄之外，采證羣書，通考經籍一門，實椒茲例。朱氏經義考，祖述馬書，益爲郛郭，觀其擇撢羣藝，研覈臧否，信校讎之總匯，考鏡之淵棷也』。溫州經籍志孫貽讓序例，又見籀廎述林是故治目錄學者，若能加意於一書之大義，原委，行款，

題跋，印記，收藏，校讎，考證，版刻，諱筆以及撰人之爵里者，誠可與語此中之精諦矣。若徒備列部帙之卷册，雖曰『簡而易曉』，然此論數之學，曷足道哉。此言目錄學之類例，次更言其體制，（參用武陵余氏說）蓋前者其用也。

目錄之體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書之源流。二曰敍錄（卽解題），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相爲出入，皆所以辨章學術者也。三者不備，則其功效不全，茲分別說之於下。

篇目之體，條別全書，著其某篇第幾，前章敍之已詳，不復申述。敍錄之體，源於書序，故劉向所作書錄，體制略如列傳，與司馬遷揚雄自敍，大抵相同，其先則淮南王安作離騷傳敍，已用此體矣。漢魏六朝人所作書敍，多敍其人平生之事跡，學行得力之所在，文選王文憲集序卽是此體

，下至唐人，猶有效法之者，蓋敘錄之體，卽是書敘，而作敘之法，略如列傳，但宜詳學術而略事功，與史傳用意微有不同，故曰，目錄學者，學術之史也。王儉七志，隋志言其『不述作者之意，但與書名之下，每立一傳』，是已變敘之名，從傳之實，亦以敘錄之體，本與列傳相近也，其爲隋志不滿，蓋嫌其偏重事跡，於學術少所發明耳。阮孝緒七錄，大略相同，尠所出入。及僧祐道宣智昇之徒，作釋書目錄，皆爲譯著之人作爲傳記，蓋其體制摹擬儒家，故與王阮二氏不謀而合矣。今於諸家所作敘錄，擇其所長，去其所短，關作者之行事，時代，及學術者，約而論之。

凡考作者之行事，蓋有附錄，補傳，辨誤三例焉。別錄於史，有列傳史跡已詳者，卽剪裁原文入錄，是曰附錄，其例一也。別錄於史有列傳，而事蹟不詳，或無傳者，則旁採他書，或據所聞見者以補之。七志七錄亦多補史所闕遺，是曰補傳，其例二也。別錄於撰人事蹟之傳訛者，則考之

他書以辨正之，如鄧析子書錄，是已開後來考據家之先聲矣，是曰辨誤，其例三也。觀別錄七略之所紀載，於作者之功業學術性情並生平軼事，苟有可考，皆所不遺，使百世之下，讀其書者，想見其人，凡其人身世之所接遇，懷抱之所寄託，學者觀叙錄而得其梗概，而後考之於其書，則其意志之所在，形於語言文字之表者，有以窺其奧竅，斯傅會之說，影響之談，無自而生，然後可與知人論世矣。

凡考作者之時代，亦有四例：一曰敍其仕履，而時代自明。二曰作者之始末不詳，或不知作者，亦考其著書之時代。三曰敍作者之生卒，并詳其著書之年月。四曰不能得作者之時代，則取其書中之所引用，後人之所稱敍，以著其與某人同時，或先於某人，或後於某人，以此參互推定之。作者之生卒年代，較之名氏爵里，尤有關係，蓋名氏爵里，關乎一人者也，時代則關乎當世者也。著者之時代既明，則凡政治之情況，社會之環境

，文章之風氣，思想之潮流，皆可推尋想像得之，然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乃有所憑藉，若并其所生之時代亦不之知，則何從辨其學術之派別，考其源流之變遷邪。

若夫考作者之學術，因以定其書之善否，此在目錄中最居重要，較之成一家之言者爲尤難，非博通古今，明於著作之體，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能辨。才高博學如劉向者，受詔校書，僅及經傳諸子詩賦而已。蓋向之學本於儒家，通經善屬文，故獨校此三略，其他則屬之專門名家，成帝不以責向，向亦不敢自任也。劉歆雖云無所不究，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然考之漢志，術數方技二略，班固獨無一字之註，諸書所引向歆之書，涉此兩略者亦僅數條，皆不甚重要，恐尹咸李柱國未必能勝任，而歆亦未嘗深考，果能一一遍究也。然而發中秘之藏，進退古今學者，談何容易乎。夫欲論古人之得失，則必窮究其治學之方，而又虛其心以察之，平其情以出之

，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不持己見，而有以深入乎其中，庶幾其所論斷，皆協是非之公。劉向之學，粹然儒者，而於九流百家，皆有取焉，指陳利弊，不沒所長，於道法二家，皆言其所以然，以爲合於六經之旨。故自揣學識未足衡量百家，不如多考證而少議論，於事實疑誤者，博引羣書，詳加訂正。至於書中要旨，則提要鉤玄，引而不發，以待讀者之自得之，若於學術源流，稍有所見，欲指陳利弊，以端學者之趨向，則辭氣須遠鄙悖，心地尤貴平和，觀劉向別錄，於諸書皆考作者之行事，論書中指意，未嘗以空言臧否人物也。至宋曾鞏奉詔校書，每書作敍，模仿別錄，但全屬空言，羌無故實，此但可入文集不足以言目錄之體也。後人不明體例，爲古書作敍者，又從而效之，游談不根，滋取厭耳，爲敍錄者，此所宜深戒者也。（以上論敍錄）

小序之體，所以辨章學術之得失也。劉歆嗣父之業，部次羣書，分爲

六略，又叙各家之源流利弊，總爲一篇，謂之輯略，以當發凡起例。班固因就七略，删取其要，以爲藝文志。散輯略之文，分載各類之後，以便觀覽。後之學者，不知其然，以爲七略祇存其六，其實輯略之原文具在也。其後目錄之書多仿輯略之體，於每一部類，皆剖析條流，發明其旨，王儉七志謂之條例，許善心七林，謂之類例，魏徵隋志冊哭古今書錄謂之小序，惜其書多亡，今其存者，隋志而已。舊唐志據哭錄爲書，但記部帙，不取小序，新志因之。宋人所修國史藝文志皆有部類小序，與漢隋志同，亦頗有所發明。而元修宋志，用唐志之例，削而去之，由是自唐以下，學術源流，多不可考，不能不追咎於舊唐志之陋也。其他目錄之書，惟崇文總目，每類有序，然尙空談而少實證，不足以繼軌漢隋。晁陳書目，號稱善述，而晁氏但能爲四部各爲一總序，至於各類，無所論說。陳氏並不能爲總序，雖或間有小序，惟說門目分合之意，於學術殊少發明也。至清修四

庫提要，然後取法班魏，尋千載之墜緒，舉而復之，既有總序，又有小序，復有案語，雖其間論辨考證，皆不能無誤，然不可謂非體大思精之作也。自是以後，諸家目錄，能述作者之意者，雖不可云絕無，至於每類皆爲之序，於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未有能辨之者。計見存書目之有小序者，漢志隋志崇文總目四庫提要四家而已，而崇文總目，尙未足爲重輕，四庫提要，亦復嫌於臆斷，漢隋二志，誠可謂先後輝映也已。蓋目錄之學，莫難於敍錄，而小序則尤難之難者，章學誠所謂『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語此，』蓋指此也。（以上論小序）

前論篇目，敍錄，小序之體制，多推本劉班：實以唐以前目錄之書，多亡於五季之間，此事幾成絕學。宋之晁陳，淸之紀陸，各以己意編錄論敍，徵之劉班，有合有不合者，非古今材智不相及也。蓋學問之道，譬之傳薪．端賴古今相續不絕。始能發攜光大。訓詁考證，後之所以勝前者以

此。獨目錄之學，古書旣亡，近儒又無專家研究之者，前無所承，後無所繼，其不能追踪古人，亦其勢然也。故篇目之例，至七略而絕，小序之例，作者亦只數家，雖欲不推本劉班，惡可得哉。總之，目錄學之類例欲其盡而詳。目錄學之體制欲其典而則。如此而已。

第四章　目錄學之派別

目錄之書，蓋有三類：一，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者。一，有小序而無解題者。一，小序解題幷無，祇著書名者。昔人論目錄之學，於此三類，各有論見，而於編目之宗趣，必求足以考見學術之源流，分類之本末，固殊途同歸也。今剌取諸家之說，條而撮之，具如左方。

屬於第一類者，卽有小序解題之書目，見存者如晁陳書目，通考經籍考，四庫提要之類是也。隋書經籍志簿錄類序論，掊擊諸家，推尊二劉，蓋以向之別錄，每書皆有敍錄，歆之七略，羣篇並舉總要，於書之指歸訛

謬，皆有論辨，剖析條流，至為詳盡，有益於學術故耳。荀勗中經新簿，上承七略，下開四部，誠目錄學上四分法之鈐鍵，而志乃謂其「但錄題，及言其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辨，」其於勗之不滿，溢於言表。此後自東晉義熙，以及宋齊陳隋，並有官撰目錄，而為書皆只數卷，蓋並不著解題，所謂「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至王儉「依據七略」，阮孝緒「斟酌王劉」，是皆取法前修，宜可免於譏議，然於七志，則謂其「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文義淺近，未為典則」，於七錄，則謂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文義，淺薄不經」。由是言之，則凡目錄不著解題，但記書名者，固薄其渾漫，視為無足重輕，即有解題者，若其識解不深，則為美猶有憾。蓋王儉之志，惟詳於撰人事蹟，於指歸訛謬，少所發明，阮氏七錄，或亦同之。故雖號博覽之士，卒難辭淺薄之譏，觀其一則曰，「於作者之義，無所論辨」，再則

曰，「不述作者之意，未爲典則」，則凡目錄之書，實兼學術之史，賬簿式之目錄，蓋所不取也。

四庫全書總目崇文總目提要云：「原本於每條之下，具有論說，逮南宋時，鄭樵作通志，始謂其文繁無用，紹興中，遂從而去其序釋。考漢書藝文志，本劉歆七略而作，班固已有自註。隋書經籍志，參考七錄，互注存佚，亦沿其例。唐書於作者姓名，不見紀傳者，尚間有註文以資考核，後來得略見古書之崖略，實緣於此，不可謂之繁文，鄭樵作通志略，務欲凌跨前人，而藝文一略，非目睹其書，則不能詳究原委，自揣海濱寒畯，不能窺中秘之全，無以駕乎其上，遂惡其害己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厥後托克托等作宋史藝文志，紕繆顛倒，瑕隙百出，於諸史志中最爲叢脞，是卽高宗誤用樵言，删書序釋之流弊也。宋人官私書目，存於今者四家，晁氏陳氏二目，諸家藉爲考證之資，而尤袤遂初堂書目文

此書，則若存若亡，幾於湮滅，是亦有說無說之明證矣。」又直齋書錄解題提要云：「其例以歷代典籍，分爲五十三類，各詳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題其得失，故曰解題。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是以辨其眞僞，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孫詒讓溫州經籍志敍例亦云：「中壘校書，是有別錄，釋名辨類，厥體綦詳，後世公私書錄，率有解題，自宋之崇文，逮熙朝之四庫，目誦所及，殆數十家，大都繁簡攸殊，而軌轍不異。」而王先謙郡齋讀書志敘更云：「史志僅列諸目，不若簿錄家闡明指要，並其人之姓字里居，生平事蹟，展卷粲列，資學者博識尤多。自宋晁子止剏爲此學，陳氏振孫繼之，並爲後儒所宗仰，而晁氏尤冠絕」云。凡此諸說，所以明目錄學之功用詳矣，然皆指有解題者言之也。

屬於第二類者，卽有小序無解題之書目，見存者如漢隋志之類是也。

章學誠校讎通義叙云：「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又原道篇云：「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卽此數語窺之　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私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又互著篇云：「古人著錄，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吏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敍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卽類求書，因書究學，古人最重家學，敍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

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又補校漢藝文志篇云：「漢志最重學術源流，似有得於太史敍傳，及莊子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此敍述著錄，所以有關於明道之要，而非後世僅計部目者之所及也。」章氏著校讎通義，蓋將以發明向歆父子校讎之義例，然於向歆之遺說，實未嘗一考，僅就漢書藝文志，參互鉤稽而爲之說，故其言曰：「劉歆七略亡矣，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夫七略別錄雖亡，其逸文尙散見於諸書，況劉向校書敍錄今尙存數篇，卽別錄也，章氏僅知其「校讎中祕，有所謂中書，外書，太常書，太史書，臣向書，臣某書」而於錄中立言，所以論其指歸辨其訛謬者，置不一言，故其書雖號宗劉，其實只能論班，其所最推重者，漢志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之語也，其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者，亦卽此類小序言之，其意初不在解題之有無，不知劉向之別錄，其於學術源流，功用爲更大也。然章氏書雖多謬誤，而其人好爲深湛之思，往往

發爲創論，諳與古合，即此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二語，亦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蓋得言公之旨矣。

屬於第三類者，即無小序解題之書目，見存者如通志藝文略遂初堂及各家藏書目皆是也。校讎略云：「古之編書，但標類而已，未嘗注解，其無注者人之姓名耳，蓋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類，何必更言史，但隨其凡目，則其書自顯，惟隋志於疑晦者釋之，無疑晦者則以類舉」故曰：「學守其書，書守其類，……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鄭樵筆通志，既作藝文略，又自論其叙次之意，爲校讎一略以發明之，樵既主張編書必究本末使上有源流，下有沿襲，以存專門之學，則劉向每校一書，必撰一錄，足以考見學術之源流，實千古編目之良法，而樵獨注意於類例，謂「類例既分，學術自明」遂譏崇文總目之序說，爲注釋無義，宜爲朱彝尊及四庫提要之取譏，然考之樵之藝文志，遂不免牴牾訛謬，而其每

類之中，所分子目，剖析流別，至爲纖悉，實秩然有條理，蓋眞能適用類例以存專門之學者也，如易一類，凡分古易，石經，章句，傳，注，集注。義疏，論說，類例，譜，考正，數，圖，音，纖緯，擬易，十六門，此鄭氏自創之新意。後世惟焦氏國史經籍志，步趨不離，接踵鄭氏，它如黃氏之千頃堂書目，錢氏之述古堂及也是園書目，皆並無序釋，爭自附於樵，然祇有規隨，尠所更易，終非樵之所樂聞也。自樵之外，惟張之洞所作庶幾近之，書目答問略例有云：「今爲分別條流，愼擇約舉，視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於其中詳分子目，以便類求一類之中復以義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敘時代，令其門徑秩然，緩急易見，凡所著錄，並是要典雅記，各適其用，總期令初學者易買易讀，不致迷罔眩惑而已。」觀張氏自言，謂「詳分子目，以便類求，義例相近，使相比附」則張氏蓋能適用鄭氏「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之法者也，而其有功於學者，尤在視其性之

所近使各就其部求之，不愧爲指導門徑之書，蓋鄭氏之類例，在備錄存亡之書以見專門學之先後本末，爲古人之意多。張氏之類例，在慎擇約舉，以使初學分別之緩急，爲今人之意多也。編撰書目，不附解題而欲使其功用有益於學術，其事乃視有解題者爲更難。

綜以上諸家之說觀之，則其要義，可得而言。屬於第一類者，在論其指歸，辨其訛謬，述作者之意。屬於第二類者，在窮源至委，竟其流別，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屬於第三類者，在類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條理，並究其本末，以見學術之源流沿襲。以此三者互相比較，立論之宗旨，無不脗合，體制雖異，功用則同，蓋吾國從來之目錄學，其意義皆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所由與藏書家之簿籍，自名賞鑑，圖書館之編目，取便檢查者異也。（參用武陵余氏說）

目錄學之派別，語其辜較，略具顛末矣。至於目錄學家之派別，源流

所衍，主術不同，亦可得而言焉。清人之爲目錄學者，凡有數等，洪亮吉之言曰：「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版片，注其錯僞，是謂校讎家，如盧學士文弨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唐吳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鑑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烏鎭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眞贋，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卽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玉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北江詩話）揚榷論之，則尤袤遂初堂書目，開收藏家之一派，錢曾讀書敏求記，開賞鑑家之一派，項元汴天籟閣書目，開掠販家之一派，鄭樵校讎略

，開校讎家之一派，胡應麟四部正僞，開考訂家之一派，北江所論，盧於當代，揚扢時流，偏宕貽嫌，未可爲定論也。且考訂校讎，殆讀書之事，掠販懋遷，實行賈之能。故繆荃孫曰：「自劉班志藝文，而後人得考天府之儲存，自晁陳傳書目，而學者藉見私家之著述，海內流傳，或鈔或刻，不下百數十種，然亦分爲兩派。一則宋刊明鈔，分別行款，記刻書之年月，考前賢之圖記，此賞鑑家也。一則包括四部，交通九流，蓄重本以備校讎，鈔新帙以備瀏覽，此收藏家也。」（古學彙刊序目）推宗百禩，主述二家，較洪說爲經棨己。今本洪繆之陳說，稽簿錄之裔流，略分三派，聊見一斑：或專紀版刻，務在矜炫，百宋納於一廛，千元比夫十架，此一派也。或襲因四庫，錄爲一編，部居容有出入、條貫原未鑿懸，此一派也。或自成瓶格，損益劉班，開大輅於椎輪，導後學於津逮，此又一派也。顧未有以傳鈔手校本，獨爲一目者，是則汲古閣之祕笈，徒恣莬闕，同年錄之跋記，無識

侫宋，蓋猶東牆西望，北轍南轅，未可語其全也。

第五章　目錄學之功用

目錄之書，既重在學術之源流，後人遂利用之以考辨學術，此其功用，固發生於目錄學之本身，而利被遂及於後學，然亦視其利用之方法如何，因以判別其收之厚薄，茲略舉數事，以見其餘。

鄭樵有云：「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通志總序）蓋「學之不專者，爲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爲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以今之書，校古之書，百無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書籍之亡者，由類例之法不分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校讎略）故「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也

。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讖緯之學，盛於東都，音韻之書，傳於江左，傳注起於漢魏，義疏成於隋唐，觀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夫「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患其多之無術耳。」緣「古人編書，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襲，故學者亦易學，求者亦易求。」此「書之易亡，由校讎之人失職故也，蓋編次之時，失其名帙，名帙既失，書安得不亡也。」按「唐志於天文類，有星書，無日月風雲氣候之書，豈有唐朝而無風雲氣候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按崇文總目有風雲氣候書，無日月之書，豈有宋朝而無日月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同上校讎略）徵之漢志，注次部目，多於本志不符，顏師古曰：「歲月久遠，無由詳知矣。」今觀蕭何律令，叔孫朝議，張霸尙書，尹更始春秋之類，皆顯著紀傳，而本志不收。至如連山，歸藏，易林，劉向洪範五行傳，鍾律書，轅固齊詩

內外傳，嚴彭祖公羊春秋，劉歆三統律，大都班氏所親見之書，而概不新入，此班氏當時編次之失也。隋志而下，不問可知，宋志最蕪，原無足責，是皆昧於達恉，率事操觚，故不免有遺珠之歎，此治目錄學之功用，在於編次圖書爲綱紀一也。

書有不顯於當世而顯於后世者，有不備於官府而備於民間者，亦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來葉者：誠能一隅三反，充類徵求，雖遠亦至，雖亡亦存，二酉之藏，不難致也。典籍與代俱增，亦與代俱亡，漢志之書，求之隋志，則十無四五，隋志之書，求之唐志，則十無六七，任其放佚，稽古無徵，豈非學人之患慮乎，故西京有求書之使，南渡有搜闕之編，至於元魏李唐，並有述撰，按圖索驥，裒集可期，是獻書之路開而網羅之功巨矣，此所以得書之多而文物之盛也。若能本鄭氏之七法，守章氏之四條，陳列就列，御以規方，又何致與牛弘七厄之歎哉，蓋古人編書，皆記其亡闕，

所以仲尼定書，逸篇俱載，王儉七志，舉七略，漢志，魏簿所缺之書，別爲一志，阮氏七錄，亦循其例，隋代亦然，唐人收書，只語其有，不語其無，而亡闕之書，無復著錄。「然猶紀其當代作者之先後，必使具在而後已，及崇文四庫，有則書，無則否，不惟古書難求，雖今代憲章亦不備。」（校讎略）聞之尙書大傳，南渡猶存，韓詩章句，晚唐始佚，即阮氏七錄，亦見進遂初之目，更著東都之篇，故考證之法，區判爲三，不著史志者，可以求之府祕，不見府祕者，可以求之私藏，輾轉搜求，無餘蘊矣，抑私藏者，殆典籍之郛郭乎。

陳氏帶經堂書目，多世間已逸之書，或者疑其夸耀，未加徵信，然不得以己所未諭茂然遽致厚非，陸心源辨其非妄，鄧本可覆按也。李氏得月樓書目，多佚存之本，信可執簡而求，未必不可返佚爲存也。（凡二十七種，見藝風堂文集繆跋）

陸氏佳趣堂書目，有空白至一二行者，有空白至十數行者，此蓋求其書而

不得，故留餘行以待其塡補，見觀古堂彙刻書目本葉輝德序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亦不遠矣。如嶺海焚餘及劓奴議撮二書，一列銷燬，一在禁書，其不能流傳，雖三尺童子，亦知之矣，然前本者，今已收入張氏適園叢書，後本復刊於國學書館，殆所謂鬼神呵護者歟。往見藏書家書目，多志一書入藏之源委，及經藏之遞遷，何爲海內孤帙，何爲鎭庫奇珍，亹然自足，歉然未舒，將使覽其目者，油然生景慕之情，則或爲槧布，或爲傳鈔，非徒羡其插架之閎，搜羅之富而已也。張氏書目答問，於稿本之未刊者，輒注「未見傳本」，即錢侗說文音韻表五卷，說文舉孔表二卷，玉篇說文韻譜校五卷，錢侗方言義證六卷，錢繹字詁類纂，錢坫補史記注百三十卷，錢東垣補經義考四十卷，續經義考二十卷，孫星衍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杭世駿補錢史百卷，錢大昕元史稿百卷，皆有注。此非虛張空目，蓋欲人之卽類求之耳。其以徵刻爲急務者，有淸一代，下十見，語其舉著者，則黃虞稷等有徵刻唐宋祕本書目，紀映鍾等有徵刻唐宋祕本書目啓，劉世珱有徵訪明季佚書目，宋記榮有國朝未刊遺書志略，鄭文焯有國朝未刊書目等，皆攟佚拾遺，闡幽擇潛之微意。今檢諸家所

記，其闕佚者固多，而刊布者實已不少矣，此目錄學之功用，在於考證典籍之存亡二也。

王先謙郡齋讀書志序云：「經籍糾紛，難於搜討，國朝改明史藝文，斷代爲書，亦其勢然也。故私家簿錄，合前代載籍而彙輯之，足以考證其存佚，補正史之闕遺，所繫甚重。且史志僅列書名，不若簿錄家闡明指要，並其人姓字里居生平事蹟，展卷粲列，資學者博識尤多。」故清編四庫全書，除校天祿琳瑯，永樂大典，及內府所儲外，餘悉采自私人進獻之本。其時江南之以藏書稱者，以范氏天一閣，鄭氏二老閣，鮑氏知不足齋，吳氏瓶花齋，汪氏振綺堂，汪氏飛鴻堂，孫氏壽松堂，馬氏玲瓏山館爲最著，四庫於此數家，采獲特多，而應收未收者，又不下一百七十餘種，儀徵阮氏爲撰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一名揅經室外集）張氏書目答問自云其所錄書，爲修四庫書時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庫雖有其書，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居十之七

八，是皆有見於私藏，故云耳也。顧彙爲一目者固多，其任其棄散而隨得隨亡者，亦所在多是，此則藏書家之自謀，無可委於劫厄之數矣。唐吳兢藏書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有吳氏西齋書目一卷。宋荆南田氏藏書五萬七千卷，有荆州田氏書目六卷。昭德晁氏藏書二萬四千八百卷，有郡齋讀書志。邯鄲李氏藏書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卷。有李邯鄲書目十卷。此其書雖亡，就其目可徵也，其目雖亡，計其數可見也。明高儒曰：「書之無目，猶兵無統馭，政無敎令，聚散無稽矣，」（百川書志自序）此藏書家之所以不可無目，而書之所以常存也歟。陸氏佳趣堂書目，或注某主所收，其朱竹垞檢討彝尊，曹秋岳侍郎溶所贈，及己所贈於人者，亦皆於書下注明，此其用心，殊有異於常人者矣。又諸家書目，於四部分類外，另以千字文之數號爲序者，不獨示其傳流，抑且便於檢論，如脈望館書目萬卷堂書目及天一閣書目等是也。李蒲汀書目，廬列櫃次，不著卷册，或者識其儉汰，然較有

書無目者，猶覺此勝於彼也。葉德輝孝慈堂書目跋云：「分門編類，敘次頗詳，以之求蓮涇所藏，雖散猶聚，其書目之足傳，亦在是矣。」故藏書家之有書無目或有目而不屑示人者，及於身後散失，令人考鏡無從，追悔無及，蓋不廑武康鬼哭而已也。善哉繆荃孫之言曰：「今天下稱瞿楊丁陸四家，目皆高尺許，荃孫一鱗片甲，第與拜經樓平津館相伯仲，他日書去而目或存，掛一名於藝文志，庶不負好書若渴之苦心耳。」（藝風堂藏書記緣起）嗟呼，物無聚而不散，書無存而不亡，然使後人得其目而思其人，俾知素愛好古，昔有其人，勝於良田美產，轉徙他室，數十年後，名氏翳如，不更轉悲為喜邪，此治目錄學之功用，在於稽核私家之庋藏三也。

復次，嘗綜諸家之書目觀之，其收藏皆先有一二故家大宗之書，以立其基礎，而後陸續增益，用底於成。如絳雲所藏，多出於脈望館，懸罄室，扉載閣，七檜山房四家。藝芸所藏，多出於士禮居，水月亭，五研樓，

小讀書堆四家。其後一傳於上海郁氏，再傳於海源楊氏，而宜稼之藏，復歸於豐順丁氏，歸安陸氏，是其消息可知也。又如結一之藏，多出於仁和勞氏丹鉛精舍，長洲顧氏藝海樓，南昌彭氏知聖道齋。臥雪之藏，多出於蘭陵孫氏平津館。而結一之藏，今歸豐潤張氏，臥雪之藏，今歸德化李氏，此其有目共覩也。展轉相承，未有底止，甚至未逮周甲之年，而物事已屢易姓主，聚散之速，良可慨已。亦有出彼入此，而其數迥不相侔者，如丁氏善本書室之藏，號稱四十萬卷，今以其目其志，檢之江南圖書館覆校善次書目，則挩佚已甚，眞贋懸殊。（易類如宋刊本王弼注周易十卷，明閩刊本周易兼義九卷，略例一卷，音義一卷，書類如明閩刊本尙書注疏二十卷，禮類如明閩刻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併已無存，茲略舉一二。）更有其書散佚，而若亡若存者，如錢氏絳雲之藏，識者謂全付劫灰，今考牧翁身後，其書多屬遵王，或已早鬻汲古，燼餘殘帙，猶有搭撏。是治目錄學者，稽核私藏之外，更可連類以求也。

夫藏書之要，首在鑒別，鑒別之道，首在辨僞。韓退之曰：「所學在

辨古書之眞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張之洞亦曰：「一分眞僞，而古書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書十去之八九。」（輶軒語）蓋眞僞不分，典帙舛駁，碔砆魚目，至溷聽聞，唐宋而后，斯風頓長，發覆擿姦，各極其致，如唐劉知幾之疑春秋，尚書，李翺韓愈之疑論語，柳宗元之疑列子，鶡冠子，文子，鬼谷子，晏子春秋，宋歐陽修之疑繫辭，司馬光之疑孟子，鄭樵之疑詩序，左傳，朱熹之疑周禮，古文尚書，凡此諸說，區分眞僞，昭示來茲，使一切淫辭詖說，莫不掃蕩廓清，於焉定讞，厥功瑋矣。然孔子刪書，久啓此牖，劉向典籍，亦已入錄，班氏以下，迭有取焉，漢書東方朔傳云：「朔之文辭，以二篇最善，（按指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後漢書張衡傳云：「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以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

附以妖言，衡因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緯，成哀以後，乃始聞之。」唐會要亦云：「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議曰，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曰韓嬰作，或曰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十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合，則事殊黎刺者矣，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司馬貞議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眞本。荀勖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闕，梁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此上溯劉班，並揭深諦，知所由來者漸矣。明胡應麟總攬羣籍，擷其要歸。凡得作僞之道，約十餘種，其言曰：「凡贋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

。有僞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歧伯之素問也。有僞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鵩，而有鶡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於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於自名而僞者，和凝香竄之類是也。有襲取於人而僞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眞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

。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之類是也。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光潛虛之類是也。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四部正譌）則又假託種情之離奇變幻者矣。嘗試考之，贋書之作，多出明季，王士禎居易錄云：「萬歷間學士多撰僞書以欺世，今類書中所刻唐韓鄂歲華紀麗，乃海鹽胡震亨孝轅所造，於陵子，其友姚士粦所作也。」全祖望天一閣藏書記更引豐坊撰僞，凡有多書，曰：「道生自以家有儲書，故謬作訓圖石本，魯詩石本，大學石本，則以爲清敏得之祕府。謬作朝鮮尙書，則以爲隆慶得之譯館，貽笑儒林，罔欺後學。」蓋明人無考訂之功，而有撰僞之能，楊愼輩不能辭其咎也。然僞書雖憚志模擬，而其破綻終不可掩，故鑒核僞書之道，

胡應麟亦有所陳，曰：「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羣志以觀其序，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撰者以觀其託，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覈茲八事，而古今贋籍，無隱情矣。」近新會梁師，定辨僞公例，十有二條，(詳見歷史研究法)績溪胡氏謂「審定眞僞，大約有五，」(詳見中國哲學史大綱)蓋人事明而傳授事蹟自知，時代明則進化背景可見，究思想而悉淵源，搜旁證而合符節，託古自重，未免利令智昏，立異爭名，俱緣門戶之見，譁世取寵，達士不爲，胡氏辭而闢之，正如禹鼎鑄姦，牛者然犀，後世自無謬說之流傳矣。易辭言之，四事可綜，卽歷史之鑒別，文詞之鑒別，理論之鑒別，及旁證之鑒別是也，反而言之，藏書而不知鑒別，猶瞽之辨色，聾之嗜音，雖其心未嘗不好，而才不足以濟之，識不足以佐之，徒爲大雅所譏，甚無謂也。湘潭葉氏之言曰：「鑒別之道，必先自目錄學始，」(藏書十約)此目錄學之功用，在於鑒別書籍之眞僞

四也。

伊古汔今，典籍無紀，循名撢實，難於貫通，夾漈所譏，蓋不免焉。有同名實異者，如漢志兵形勢家之尉繚子三十一篇，與雜家之尉繚子二十九篇同名，兵陰陽家之孟子一篇，與儒家之孟子十一篇同名，師曠八篇，與小說家之六篇同名，力牧十五篇，與道家之力牧二十二篇同名，兵技巧家之伍子胥十篇，與雜家之伍子胥八篇同名。又如儒家類有荀卿陸賈二家，兵書權謀家亦有之，道家類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兵書權謀家亦有之。至如蘇子蒯通，並見縱橫權謀，淮南王書，並見雜家權謀，墨子並見墨家技巧，著錄之家，皆當別白而條著之也。又有實同而名異者，如老子之名道德眞經，莊子之名南華眞經，文子之名通玄眞經，亢倉子之名洞靈眞經，列子之名冲虛至德眞經，此盡人而知之矣。若夫張楫之廣雅，卽博雅是也，顏師古之南部煙花，卽大業拾遺是也，李綽之尙書談錄，卽尙

書故實是也，劉珂之帝王歷歌，卽帝王鏡略是也。又如北堂書鈔，一名大唐類要，一名古唐類苑。書城偶輯，一名羣書總目，一名字林適寶大成。周清眞詞，一名清眞長短句，一名片玉詞。甚有至七八名者，如戰國策之類是也。又有廢其初名而攝以繼稱者，如今本史記，初名太史公書，淮南內篇，初名鴻烈，世說新語初名世說新書，隋書經籍志，初名五代藝文志，資治通鑑，初名通志，太平御覽，初名太平類編，永樂大典，初名文獻大成之類是也。亦有一書而誤作兩人者，如通志藝文略，旣有班昭集，而復有曹大家集之類是也。亦有兩人而誤作一書者，如郡齋讀書志張君房脞說，而題爲張唐英之類是也。亦有撰人與書名混淆者，如管辰作管輅傳，而唐志省去作字，作管辰管輅傳是也。更有同一書名而撰人紛歧者，如史記音義一書，作者七家，漢書音義一書，作者一十二家，晉紀一書，作者一十一家，晉書一書，作者一十八家。又如邇言一書，撰者不下七人，史

略一書，撰者不下六人，史論一書，即見杭州府志者凡有八人，其它更可知矣。至如同一勸學篇也，而有蔡張之異，同一白下舊聞也，而有欽定朱撰之分，同一退菴隨筆也，而有梁阮二氏之別，此皆先後述作，偶合主名，連編疊出，滋易溷殽，是故囿於局稱，則虛用其力，繆於刺撰，則徒集其名，善爲學者，所當心知其意，而駁逆其本原，不第臨安有三，漢紀有二而已也。賓退錄云：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號華陽集，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先李漢老皆號草堂集

亦有諸家著錄，往往配隸乖誼，非獨崇文總目以樹萱錄入之種植，見訕於通人，文獻通考以玉格入之珍寶，稱譏於後世也。鄭樵有云：「謂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有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校讎略故隋志，雖若可信，然重複殊多，如嘉瑞記瑞詳記二書，既出雜傳，又出五行，諸葛武侯集誡，衆賢誡，曹大家女誡，正順志，娣姒訓，女誡，女訓諸書，既出儒類，又出總

集，衆僧傳，高僧傳，法藏目錄，元門寶海諸書，既出雜傳，又出雜家，抑此或互見之例，未可加以厚非。遂初堂書目，其所分類，亦多未安，如元經本史，而入儒家，錦帶本類書，而入農家，琵琶錄本書藝，而入樂類。亦有一書偶然複見者，如大歷浙東聯句，一入總集，一入別集，又有姓名譌異者，如玉潤集本朱棹作，而稱宋喬年，此分類不明，校勘不精之過也。至於千頃堂書目，附制舉於總集，百川書志，入傳奇於別史，榛棘勿翦，宏達所嗤，誠不可以恕辭矣。更以漢志論之，尉繚子似應入兵，尸子管子又當入法，晏子明屬儒言，其實觶揚禹墨，殆儒言而墨行者，柳州辨正，允愜至情。又如師古正俗，崇文列於論語，顧烜錢譜，唐志列於農家，比類權之，不一而足，非所謂「見名不見書」者歟，然則有以揚州十日記入之遊記類者，當自鄶無譏矣。

復次，今傳卷帙，稽之志乘，所在殊懸，如管子一書，漢志著八十六

篇，隋志作十九卷，舊唐志作十八卷，新唐志復作十九卷，至宋志乃作二十四卷，今定本也。晏子一書，漢志著八篇，七錄作七篇，隋唐諸志作七卷，直齋書錄解題作十二卷，崇文總目作十四卷，四庫著錄，更作八卷。孔子家語一書，漢志著二十七卷，隋志作二十一卷，唐志及直齊書錄解題並作十卷，其它如法言，中論，論衡及抱朴子諸書，無不卷第參差，任意增減，四部之中，自以子部爲最，而集部之出入，尤視子部爲甚也。如陶潛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一卷，又如東坡七集，欒城四集，山谷內外集，明人妄行改竄，第曰東坡集，欒城集，山谷集而已。朱子集多至三百餘卷，明人編定成四十卷，李綱梁溪集多至百三十卷，建炎進退志及政記附焉，閩中改刻，題曰李忠定集，亦止四十卷耳。傅增湘云：「宛邱集，世傳卷數，最爲參差，聚珍本題柯山集五十卷，明嘉靖本題文潛集十三卷，鈔本題張右史集，有六十二卷者，有六十五卷者，有六十卷

者，而四庫著錄，又爲七十六卷。至汪藻所編張龍閣集三十卷，周紫芝所稱譙郡先生集百卷本，今已不可得見，蓋編刻之時地不同，傳錄之源流遂異。」（藏園羣書題識）故曰：傳書而書佚，刻書而書亡。

復次，七略所著古書，卽多依託，班固漢書藝文志自注可覆按也。遷流洎於明清，譌妄彌增，猝難究詰，如春秋傳一書，舊本題呂祖謙撰，其實作者乃呂本中也。十三經註疏正字通一書，四庫題仁和沈廷芳撰，其實作者乃嘉善浦鏜也。玉函山房輯佚書，今本題馬國翰撰，其實輯者乃章宗源也。詩比興箋，今本題陳沆撰，其實作者乃魏源也。又如徐善春秋地名考略，高氏署名，徐倬明史紀事本末，谷氏假號，李兆洛日知錄集釋，黃氏假其手稿，孫星衍全上古三代漢魏六朝文，嚴氏攘爲己有，葉夢得林下放言，祁氏更其舊號，萬斯同明史稿本，王氏改以新稱。又如三教珠英，乃崔融張說所爲，而易之竊其名，續資治通鑑，乃汪中等所爲，而畢沅著

其指，是則志在藏山，行同胠篋，子玄作倆於南華，幼植掠美於考逸，蓋比比然矣，此目錄學之功用，在於存論書名之異同，部居之出入，卷帙之增減，作家之譌敓。又其五也。

今人多重宋本，顧能辨其板刻，道其源流，陳其利病者，蓋不多覯矣，玆縷析論之。宋刻有數種：有司，庫，州，軍，郡，府縣書院刻本，有州府縣刻本，有私宅家塾刻本，有坊刻本，論其質以臨安本爲最精，論其量以福建本爲最溥，石林燕語云：「今天下之印書，以工則杭州，蜀本次之，福建爲最下。」杭州以陳氏擅名，福建以建甯獨涌，此並以刻地稱也。至於家塾本之善者，則岳珂之五經，陳舍人之東都事略，陳玉父之玉臺新詠，寇約之本草衍義，崔尙書之北澗文集，祝穆之方輿紀勝，一時並稱精巧。至於坊刻之著者，則王氏之梅溪精舍，魏氏之仁寶書堂，秀岩書堂，瞿源蔡潛道之宅墨堂，廣都裴宅，劉氏三桂堂，王氏之世翰堂，鄭氏之

宗文堂，而建安余氏創業於李唐，歷宋明而未替，實書林之最古者，曰廣勤堂，曰三峯書舍，曰萬卷堂，曰明經堂，曰勤德書堂，曰雙桂書堂，曰余唐卿宅，皆其家塾之別名也，然以勤有堂爲獨著，其所刊九經儀禮圖，列女傳等，並見稱於相臺岳氏及天祿琳瑯者也。

宋時刊本，匡廓中摺行，上下不留黑牌，首列刊工，私記本版字數，次書名，卷第，數目，其末則刻工姓名，以及字之總數（見水東日記）更多闕筆諱字，（見考槃餘事）而行款疏密，一任其意，（見五雜組）每行字數，亦復參差不齊，（見孟子七經考文）總之：鑒別宋刻，須看紙色。羅紋，墨氣，字劃，行款，諱筆，單邊，倒摺可矣，至名人手書，雕鏤不苟，印刷清朗，校訂嚴明，尤其餘事也。若廬取墨香紙潤，秀雅古勁，白口單邊，以爲宋刊之準式，是猶皮相之論也。海甯王師靜安之言曰：「宋刊氣色，一望自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非終身涉獵，此類醜齊，三折肱於此者不能也。（乾嘉年間，滋蘭堂主人朱文游，白堤書賈錢聽默，能識裝潢線釘，即知爲某時

（某氏之書，見楷增樓書目潘祖蔭序。）至元刻仿宋單邊，較宋邊條稍闊，內側添細線一條，紙鬆刻硬，字畫不分，用墨穢濁，諱字不明，開卷了無臭味，而官券殘紙背印尤惡，此其所以為元本也。然元刻本之善者，亦每勝於宋槧，如平陽梁宅本論語注疏，較勝於宋十行本也。大德九年重刊宋景祐本後漢書，勝於宋建安劉元起刻本也。元刻纂圖互注楊子法言，勝於宋治平監本也。元延祐葉曾南阜書堂本東坡樂府，勝於宋紹興曾慥刻本也。（詳見書林清話）不當震於宋刻之名，而逕謂元本無一是處也。至明人刻書，好作聰明，不屑為舊貫之仍，分併皆由自造，（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錄）每多臆為竄記，（見持靜齋書目及金華叢書提要）前已略言之矣，茲不憚再三，更舉數則，以明其例。如林和靖詩，舊名止日漫稿上下二卷，今分為四卷，舊題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為送范仲淹寺丞者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見七修類稿）四庫總目提要集部詩文評類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宋阮閱撰，案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自序云：「舒城阮閱，昔為柳江守，嘗編

詩總，頗爲詳備，」則此書本名詩總，明人妄改今名（見書林清話）甚至說文而儳入五音韻譜，通典而儳入宋人議論，夷堅志而儳入唐人事迹。（見道古堂文集）又如大唐新語，藝文類聚，林下放言諸書，一經明刻，並無完膚。又喜刊用古體，卷首不著書名，（見雲自在龕筆記）蓋明人之陋習使然。自洪武永樂以下，所刻之書，輒令人有每下愈況之慨，故烏程嚴氏有書亡之歎也。

復次，常人喜得善本，甚有以愛妾易漢書者，然以此而受紿者，亦所在多有，一瓻詩話載「晁以道藏宋子京手鈔杜詩，內換渥節漢臣歸爲禿節，新炊閒黃粱爲聞黃粱，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以晚生年少，但以印本爲正也。余謂此是好事愚人僞作宋鈔本欺世，並以道跋，亦是假者。」高濂遵生八牋，論作僞之法甚備，茲迻錄之如次：「近日作假宋版書，神妙莫測，將新刻模宋版書，特鈔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褙方簾綿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筒卷，用槌細細敲過，名之曰刮，以墨浸

去臭味印成，或將新刻版中殘闕一二要處，或濕黴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用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名扣塡兩頭角處，或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薰黃，儼然古人傷殘舊迹，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鎚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書，彷彿以惑售者，或札夥囤儲，令人先聲指爲故家某姓所遺，百計瞽人，莫可窺測，收藏者，當具眞眼辨證。」要之，希聲射影，無間賈坊，有當年而不能燭其姦，歷世而不能辨其僞者，可不歎哉。葉氏德輝嘗舉作僞之書，更明其妄，曰：明版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僞作咸平辛丑刊五字，補印版心。又明版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目錄後第三四行，有割去重補之痕，當是明人所記刻書年月，書估以其形似宋版，故爲割去。又晉書一百三十卷，從宋版翻出，目錄後

仍存淳熙丁未季春弘文館校刋一行，蓋刻書者竟欲作宋槧，爲賈刋之資耳。又明版戰國策鮑彪注十卷，卷末有嘉定五年夏日世綵堂刋本記其左右，邊闌墨綫，俱就版中分行綫痕湊成木記之式。又明版東坡全集一百十卷，序後原署姓名，爲書賈割去，補刋一行，則云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夫。又六臣注文選袁褧刻本，亦僞，內府所藏十部，而作僞居八九。（見書林清話）大抵作僞書者，或明繙宋版，剜補換之，或抽去重刻書序；或改補校刋始名，或僞造家收藏圖記，或移綴眞本跋尾題記，掩其贋跡，疊出不窮，有非高氏所想見者。凡宋刻之元印元補者，不易辨別，宋刻之明印明補者，則極易辨別。究之宋刻眞本，刻手紙料，墨印，迥然與元不同，元人補修宋版，明人補修宋元，多見古本書之人，可以望氣而定，蓋宋清而元明已濁也，元末明初之書，稍難分別矣。藏書之家，無不羅致宋刻，爲鎭庫之珍，有自號佞宋，有新標一廛，宋元之書，另編一目，徐、錢、

季、黃、汪、潘諸家無論矣，即近所謂瞿楊丁陸四大家者，莫不各有宋元書目，然實按之，皆眞僞雜糅，珠目並淆，如陸氏號稱皕宋，實止一百六十餘種。又如天祿琳瑯，內府祕書也，然贗僞亦不少見焉。日本多收漢籍，往往爲中土所無，晉唐舊鈔，宋元版刻，多見寺院閣庫之目，然多出夸侈，究考頗疏，如古逸叢書內之太平寰宇記補闕六卷，實出僞撰，如江西南道岳州沅江縣，楚馬殷改爲橋江縣，宋太祖復爲沅江縣，樂史在太宗時，安得尚有橋江縣之稱。潭州長沙縣所引故事，多見太平御覽，陳運溶作太平寰宇記辨僞六卷，以爲從輿地紀勝及它類書中鈔撮而成，此其一例已，此目錄學之功用，在於辨章書籍之版刻與繆本之流傳六也。

版刻既明，可進而論購求之方。夫購求書籍，最難事也，抑亦最美事也。曷云乎最難事也，曰：茫昧無知，冥搜育索，典籍當前，卒難辨別，如入五都之市，三神之山，惟有瞠目結舌已耳，欲免此難，則博洽尚矣。

博洽非一朝之工，必懃懃焉，懇懇焉，積習而后成，如某書係何朝何人著作，刻於何時，何人翻刻，何人翻印，何人鈔錄，底本何人，收藏何人，必須眼力精熟，考究碻切然後四方之善本祕本，或可致也。如管子一書，常熟瞿氏藏十二行宋刊本，係宋孝宗隆興二年初印，明趙用賢刊本卽從此出，四部叢刊復影印之。太玄經一書，宋有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本，明嘉靖甲申郝梁重刻之，天崇間黃道周又翻刻之，四部叢刊復影涵芬樓藏明萬玉堂翻宋本，卽郝氏本也。論衡一書，四部叢刊影涵芬樓藏明通津草堂本，而草堂本又仿自宋慶歷楊文昌本，又瞿氏藏校宋楊文昌本，實卽宋刊元修明補本也。又如瑞安孫氏墨子閒詁。有初印聚珍本，有木版定本，有商務定本，聚珍本與定本不同，影定本又比定本加誤。泝其淵源，陳其條別，淺學者視爲難事，而博洽者轉爲指趣，故曰最美事也。明山陰祁承熯有云：「購書無他術，眼界欲寬，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見澹生堂藏書約曷

言乎眼界乎欲寬也，曰：凡購書者，須看其版之古今，紙質之新舊，以及卷帙之挩佚與否，不可輕率放過。就其次第，應以十三經十七史爲先，如十三經，蜀本爲最，北宋刻第一，巾箱版甚精，其次南宋本亦妙。唐本不可得矣。有明南監本皆雜湊宋監元路諸刻而成，其書亦尙易覯，而北監本汲古閣本次之，勝朝官刻以武英殿本爲最佳，廣東翻刻則未善，嘉慶末年阮元以家藏宋元本注疏及單疏合校，刻於南昌府學，凡諸刻文字之異同，各爲校勘記附後，而於書中異同之處，旁刻墨圈識之，依圈以檢校勘，讀一本而衆本畢具，於九經三傳外，別啓一途。十七史宋刻九行十八字最佳，北宋細字本亦精美可愛，明南監刋廿一史本，尙稱完善，亦雜湊宋監元路諸本而成，自明以來，遞補而遞有纂譌，然較之北監本之挩誤疊出者，猶爲近是也。汲古閣刻十七史中，有据宋人重雕者，惜校讎草率，錯簡不全，故南監本外，當以武英殿刻本爲完備。「數十年來，重梓者有新會陳

氏本，有金陵、淮南、江蘇、浙江、湖北五局倶配汲古合刻本，活版者有圖書集成局本，石印者有同文書局本，有竹簡齋本，有五洲同文局本，先後繼起，流行尤廣。惟是殿本校刻，雖號精審，而天祿琳瑯之珍祕籍，內閣大庫之叢殘，史部美不勝收，當日均未及蒐討，僅僅兩漢，三國，晉，隋五代，依據宋元舊刻，餘則惟有明兩監之是賴。—（張元濟百衲本廿四史序言）故有檢稽之略，修訂之歧，纂輯之疏，刪竄之誤，脫簡遺文，指不勝屈，故今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補殿本之漏，集前史之長，甚勝事也，此所謂眼界欲寬也，曷云乎精神欲注也，曰：書肆老賈，往往肆口隨論，平旦是非，蓋近朱近墨，披閱已多，强作解事，自是恆情，猶市中賣藥之翁，晚年未有不談醫者。而古今絕世之技，專門之業，未有不由偏嗜而致者，余喜庚子山哀江南賦，因偏稽史志，究其舊注，綜所見獲，約得六家，曰張庭芳注一卷，崔令欽注一卷，此並見於張唐志者也。（張注亦見宋志）曰王道珪注一卷

，此見於宋志者也。曰陳祖虞注一卷，此見於福建通志者也。曰葉舒崇注一卷，此見於蘇州府志者也。曰徐坰徐樹穀兄弟合注本一卷，此見於崐新兩縣新修縣志者也。近賢李君詳又爲集注一卷，此見於國粹學報者也。而統注全集如吳江吳氏，錢唐倪氏等尙不與焉，本其夙好，充類求之，此所謂精神欲注也。曷云乎心思欲巧也，曰：鄭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事以求。]孫從添明購書之難有六，[知有是書而無力購求，一難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是，二難也。知好之而求之矣，而必欲較其值之多寡，遂坐失於一時，不能復購於異日，三難也。不能搜之於書鋪，不能求之於藏家，四難也。但知近求，不能遠購，五難也。不知鑑別於眞僞六難也。]信乎得書之不易矣。雖然求祕本者，誠可失於一時，欲近刋者，往往俛拾卽是。購書於未集之前易，購書於稍撕集之後難，顧購求之法之巧拙不同耳。書賈明於橫通，闇於縱達，如以一書之原委諭之，版刻之同異判之，而於部伍名目，淺露其機，若者爲版心，若者爲中縫，若者爲魚尾，若者爲象鼻，若者爲書口，若者爲塘心，若者爲天頭，若者爲下脚，若者爲書腦，若者爲書背

羅列如掌紋，當心如夙慧，坊賈縣聆，驚爲博淹，只求免於拆閱，不敢復爲居奇，此所謂心思欲巧也。統而攝之，則博洽者易爲工，儉腹者難爲至，購書以博洽爲緣飾，博洽以購書而著美，此目錄學之功用，在於購書之便給七也。

論目錄學之功用竟。

第六章　目錄學在史學上之位置

一、典籍與史官　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於四方，小史掌邦國之志。」左傳：「昭二年春，韓宣子來聘，觀書太史氏，見易象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莊子又言：「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言周室守藏史老聃，可以與謀。」是知成周以前，典籍所掌，率在史官，觀於周禮可知，蓋周官六官之下，莫不有史，各守其職，無相奪倫

，舉凡百官府之治，非史莫識，及百官府之文，非史莫藏，故王官之職雖衆，其典雖繁，而其初莫不記於掌書之史，其終則莫不登於天府，藏於掌書之史。史官乃總百家之學而一貫之，故諸子百家之學，莫不出於史官也。

周代不獨有史已也，列國亦莫不有之，春秋載晉有史趙，史蘇，董狐，屠黍，史墨，齊有南史，虢有史嚚，魯有史克，衞有史華，龍滑，禮孔，而左傳定四年載魯之初封，有祝宋卜史之賜，則列國史官皆王朝之所設置，故各國史蹟，史氏莫不盡詳，是典籍庋藏，亦莫不備於史氏也。

周世志官，世守其職，左傳載史墨言：「官宿其業，一日失職，則死及之。」故籍壓司典籍而其後爲籍氏，倚相爲左史而其後爲左氏，並史爲世官之證，故隋志序云：「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迨周道既衰，官師失守，典籍多不能具。」史記云：「史失其紀，疇人分散。」漢書亦云：

「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是史官之隆汚，與典籍之聚散，其消長盈虛，可以概見。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史氏浮沈，無可稱述，蓋自戰國以來，眞僞紛擾，是非殽亂，典籍殆視爲土苴久矣。漢志有云：「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孟子萬章篇云：「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趙注：「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爲，故滅去典籍。」又隋志云：「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並即此意。）是無史官執掌，又無史官諫諍，任其去籍，無可如何，散入民間者蓋不尠矣。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書之路。（見漢志）通典云：「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南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延熹二年始置祕書監一人，典圖書，屬太常。」嗣後圖書所掌，不曰祕書監，即曰祕書省，或曰祕書郎，殆典書之專官也，是由史官而設爲專官，因古代書少，而易於記轄，後代書多而不易掌

領一也。古代史官職重，後代史官寄祿，尸位素餐，毫無權守二也。（參閱附志史官論）然秦漢之御史中丞，尙存古法，此由周官之外史小史，而轉隸於「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以贊冢宰」之御史，實非古之制矣，然不得不謂猶有告朔之典也。故後之所謂御史中丞，祕書監，祕書省者，殆古史官之支與流裔也。

隋志述簿錄之緣起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湮滅，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跡，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並皆別行，大體雖準向歆，而遠不逮矣。」是明典籍掌於史官，有目錄以爲綱紀，向歆猶存古制，後祺遠不能踪。言典籍者，固當導源史氏，言目錄學者，亦應尙法史科，蓋史官之

長，厥在「剖析條流，推尋事迹，」不徒「但記書名，」比於誦數而已也。

二、目錄學與史志　目錄者，經籍之史，諸史之志經籍，又考鏡家之史，學者誠欲博其取資，窺其流變，不可不明目錄學與史志之關係。張爾田曰：夫目錄之學何昉乎，昉於史，而大別則有三：七略中經簿崇文總目，則官家之目錄也。直齋解題郡齋讀書志下至絳雲樓愛日精廬諸書，則藏家之目錄也。各史藝文經籍諸志，則史家之目錄也。三者惟史家目錄其體最尊，隋書經籍志序既以經籍之用，撢源於史，而史部簿錄類則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紀綱，徵之古周官五史皆掌書，而外史且達書名於四方，既有書名，則必有目錄以載之。目錄之見於史者，厥惟班氏藝文志，班志之部居羣籍也，考鏡源流，辨章舊聞，不詡詡侈談卷册，與藏家目錄殊；不斷斷詳論失得，與官家亦異，蓋所重在學術故也。」（漢書藝文志舉例序）

蓋「漢志者，歷代史家志經籍，目錄家次著錄者之祖也。」（同書沈曾植序）陳（壽三國志）范（曄後漢書）而下，未有嗣音，號稱良史之方，如歐（歐陽修新五代史）李（李延壽南北史）者，亦未能遠紹遺規，辨章部勒，史家之目，幾何不爲廣陵之散，龍蛇之沮乎，是則長孫隋志，尙矣。其述經籍之體也，志序云：「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其明經籍之用也，志序亦云：「大業榮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其稱經籍之志之旨也，蓋上推弘道，下數設教，可得經籍之近密遠疏，可備通人之博輯約取，志序又云：「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

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嗚呼瑋矣！後世之所以漢隋二志，駢疊並稱，殆以其承先啟後，條別源流，不徒耑記書名已耳。唐書以降，幾爲成規，除遼金元三史無志外，未有不奉隋志爲圭臬者也。然徒具形似，羌無故實，誠者徒記書名，不復再睹條別，豈史氏浸衰，抑文通才盡，何難爲繼也！

勝朝初元，有倡補志，名篇疊出，未易僂陳，或一人並爲數志，或數人同撰一篇，或隱在名山，或顯在梨棗，凡前史之无志者，今已約略具矣。其補後漢書者，有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二卷）顧櫰三（補後漢書藝文志十卷）姚振宗（後漢藝文志四卷）厲鶚（補後漢藝文志，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引）勞穎（補後漢書藝文志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引）洪詒孫（補後漢藝文志一卷，見常州府志及幽纖軒合肥札記，又見授經堂書目）曾樸（後漢書藝文志補一卷，考證十卷）八家。補三國志者，有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四卷）姚振宗（補三國藝文志四卷）二家。補晉書者，有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四卷）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六卷）吳士鑑（補晉書藝文志四卷）三家。補宋書者，有聶崇岐（宋書藝文志

一家。補梁書者，有褚德彝（補梁書經籍志二卷，見金石學錄續補後松窗所輯書目）一家。補五代史者，有顧櫰三（補五代史藝文志一卷）一家。補遼金元三史者，有倪燦（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一卷）金門詔（名同上）倪璠（名同上，見杭州府志）三家。其遼史則厲鶚更有補遼史經籍志一卷，黃任恆更有補遼史藝文志一卷。其金史則杭世駿更之金史藝文志補一卷，（見道古堂集）鄭文焯更有金史補藝文志。（又鄭氏引無棣侍郎撰金人著作長篇）其元史則錢大昕有元史藝文志四卷，張錦雲更有元史藝文志八卷。（見國朝未刊遺書志略及杭州府史）其餘因舊志之不良而加以苴補者：隋志有張鵬一隋書經籍志補二卷，李正奮隋代藝文志一卷。宋志有倪燦宋史藝文志一卷，朱文藻宋史藝文志口卷，（見淸吟閣書目）王榮蘭宋史藝文志補遺四卷。（見湖南通志）明志除張廷玉等所撰明史外，又有尤侗明史藝文志五卷，傅維鱗明書經籍志，萬斯同明史藝文志稿，及徐鼒明史藝文志補遺。是除齊陳及北朝而外，其所補者約略具矣。然前修晉戢之功，未可徑云備美也，諸史之中，宋志最蕪，倪氏所補，廑見一斑，朱王二作，咸付刧灰，重行撰述，此所望於今之目錄家

者一也。後漢志補者，雖有八家，然述體攸異，操用各殊，人自爲政，蓋不相謀，比觀綜覈，此所望於今之目錄學家者二也。（余嘗撰宋史藝文志匡謬未竟）至於諸史之付闕如者，亦應充其所知，輯爲新志，此所望於今之目錄學家者三也。若乃漢志所陳，不見於隋志，隋志所著，超軼乎班書，亘而通之，此所望於今之目錄學家者又四也。

三、史志與目錄學　史志之志目錄者，始於隋志之簿錄篇，前此所未有也。漢志既未著史家，（馬端臨云：班固本七略，无史門，故以古來及秦漢之史，附於春秋之末。後世史家浙多，故志藝文者，以史自爲一家，難以列之聖經之後矣。見文獻考）更無目錄之可言。然漢志非因七略而成者乎，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云：「班固因七略而志藝文，其與歆異者，特注其出入，雖依七略而語多從簡。」今人章太炎亦云：「凡藝文志所錄書目，及其子注，非班氏省出新入，皆劉氏舊文。」是班氏雖依劉略，而別錄及七略者，竟未爲著錄，第於注中及之，蓋可異矣。將其藝略以下，無類可歸乎，是固輯略之事，惜孟堅不

能達向歆之旨也。（章學誠云，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惟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見校讎通義）故鄭樵曰：「七略雖疏而不濫，若班固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失也，」此洞中班氏之隱者矣。是言史志之志目錄者，不能不以隋志爲冠冕矣。隋志固又因七錄而成者也，（凡注中稱梁有今無者，皆班氏所舊有）然七錄於經典錄之先，綜前代目錄爲「古今書最」，臚舉七略以下凡十種，而以新舊集本錄內外篇殿焉，此又隋志之嚆矢也。隋志述簿錄篇之緣起末云：「其先代目錄，亦多散亡，今總其見存，編爲簿錄篇。」然較諸七錄之詳具部種，並著存亡者，遜色多矣。隋志序評七錄謂「割析辭義，淺薄不經，」是陰盜而陽憎，於目錄一類，誠不能云爾也。且隋志塵錄見存，不考散佚，後漢志（按七錄敍目有後漢藝文志書若干卷，注八十七家亡。鄭樵謂袁山松撰，見校讎略）以下，諸目之所以湮沒不彰者，不可謂非隋志之罪也。其著目錄之見存者，凡三十部，二百一十四卷，列史部第十三。舊唐志改簿篇爲目錄類，（後又題雜四部書目）凡書十八部，二百一十七卷，列乙部史錄第十一

。新唐志沿舊唐志之舊，凡十九家，二十二部，四百六卷，列乙部史錄第十一。（注：失家，毋嬰以下，姓名二不著錄十三家，一百十四卷）宋志同前，凡六十八部，六百七卷，列史部第十。（倪氏宋史藝文志補改稱簿錄類，凡三家，七十卷，列史部第七八）至於金門詔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名同宋志補，凡一家，十卷，列史部第十五。錢大昕元史藝文志亦名簿錄類，凡六種，列史類第十三。（金石遺文等三種，合百卷，共山書院藏書目錄等三種，不計卷數）明史藝文，不著簿錄，部居出入，無得而稱，蓋自宋志以後，目錄之出世者愈多，而愈不爲史官所措意矣。茲合官私史志所陳，得列表目如左，其部類紕繆，著錄乖違者，亦可得而商榷焉。

志別	名稱	部數	卷數	序次	附註
隋書經籍志	簿錄篇	三十部	二百一十四卷	史部第十三	爲史書文章書畫諸目入錄之始
唐書經籍志	目錄類	十八部	二百一十七卷	乙部史錄第十一	
唐書藝文志	同上	二十二部	四百六卷	同上	爲私藏書目入錄之始

宋史藝文志	同上	六十八部	六百七卷	史類第十	爲金石書目入錄之始
補遼金元三藝文志	簿錄類		十卷	史部第十五	
元史藝文志	同上	六部		史類第十三	
明史藝文志	闕	闕	闕	闕	

如右表：稱簿錄篇者一，稱目錄類者三，稱簿錄類者三。（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尤袤遂初堂書目及紹興續編到四庫闕書目皆稱目錄類，是已成爲定稱矣）部數卷數，以宋志爲第一，然雜糅亦莫宋志若也。鄭樵通志藝文略目錄類分總目，家藏總目，文章目，經史目四種，（凡七十七部，八百一十四卷）條分部別，無溷漫之譏矣，惜後世除焦竑國史經籍志外，無能步趨之者，此所謂尸素之儔，不明類例之故也。校讎略云：「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之無術耳。」（詳引見前）蓋部類不明，形同胥錄，隋志亦已不免，自下尤應無譏，故如紹興四庫闕書目之是非淆亂，丹素雜陳者，（目錄類中有貢舉事目，孝悌目錄，軍額目等凡數十種）誠史志之冒收濫

登，爲厲之階也。此史志之部類不明，其蔽一也。

史志著書，應記存佚，所以便當時之捃采，供後世之搜求也。隋志總其見存，編爲簿錄，於所亡佚，概付闕如，此史志之楷模也。顧只記其有，不記其無，訓致佚者愈佚，名系翳如，斯亦未爲得矣。（校讎略有編次必記亡書錄，引見上文）故不記亡書，自唐人始，蓋史官無專門之學，又無世守之能，故一任其澌滅也。吾獨怪夫隋志之間稱梁有今無者，竟不於簿錄一類用之，不然，豈僅得其一偏而已哉！世言辨別存佚，倡之唐智昇開元釋教錄，不圖於釋氏見之，夐乎尚已！故吾謂史志之長，不第著其見存已也，其佚者闕者，及若存若亡之未見者，（梁師任公云：此魏李廓之魏衆經目錄，有目未得書亦存其目，此朱氏經義考別存「未見」一目之例也）俱應分別著錄，所以廣古今而不遺也。此史志之不著存佚，其蔽二也。

漢志以下，並錄前代之書，至清修明志，始改其例，所錄皆一代之書，此本劉知幾之說也。史通云：「班固始志藝文，後世祖述不暇。前志已

錄，後志仍書，篇目如舊，何煩互出，大抵撰此志者，當變其例。若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辭，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此言是矣，然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以明之，蓋前代之書，日就澌淪，不有攝紀，將付劫灰，故修藝文志者，欲成一朝之盛典，必紀百代之有無。校讎略云：「古人編書，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襲，故學者亦易學，求者亦易求。」若只錄當代，前獻无徵，不惟古來之書籍難求，抑亦一朝之憲章未備，藉知斷代爲志之爲計非矣。明志因尤侗明史藝文志而作也，實取溫陵黃氏千頃堂書目爲藍本，然黃氏通考前朝，汔於天水，段乙別白，一一可稽，史館諸公，何未之審乎，目錄一類，史志成規，尤黃二書，並未絕錄，明志何可闕如乎，將朱明一代，无目可登乎，抑獨標理路，不涉言詮乎，烏虖，上車不落，體中如何，此史志之只記當代，簿錄无科，其蔽三也。王先謙云：「自班固列藝文志，隋唐

宋史，代沿其例，家分類合，今古咸萃，千百載以上之著述，類以不混。然世愈彌遠，作者日出而不窮，經籍糾紛，雖可搜討。清修明史志藝文，斷僞爲書，亦其勢然也。」（見郡齋讀書志序。）此不足爲明志恕也。

金石之文：古不立類，隋唐志附小學，宋志乃附目錄，各得一際，未可厚非。然金石所以考證史事，審定文字，非如目錄之統計羣書，甄別部類也。鄭樵通志，於藝文略之外，別立金石一略，頗體殊行，違而得中，可稱卓識已。蓋金石之書，本未兼具，條理秩然，不宜割析分畔，彊爲配隸也。而宋志而下，皆列目錄類，至四庫而未改，提要敍云：「今用宋志之例，並別此門，而別爲子目，不使與經籍相淆焉。」此敍宋志文進矣。未免習而未察，耳目易炫，此史志之兼著金石，不辨重輕，其蔽四也。

總上四蔽，史志之著目錄類者，疏矣陋矣。然此猶其犖犖者焉，揚榷論之，未可罄陳。所望今之踵武，後之嗣音者，誠能部類有秩，存佚詳明，前後分科，輕重有別，可無媿於良史之方，不難駕隋志而上之矣！

四、目錄學與方志　方志云者，卽各省通志，及府州縣志之類是也，

舉凡躔次分野，人物山川，形勢掌故，莫不一一詳明，誠采風之所必錄，國史之所必資，統括萬有，取法六科，此其至要，殊不在國史之下也。章學誠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為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謂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說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記隨俗應酬而已耳，縉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誌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為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誤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久矣，方志既不為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文史通義外篇方志立三書議）其意蓋傷史館之修撰國史，不知憑藉方志，故顢頇闕逸，淺薄不經。然方志之失其傳守，繆濫雜糅，亦不能辭其咎，藝文一志，特其甚焉者耳。章氏之言曰：「近志藝文，一變古法，類萃詩文而不載書目。」（天門縣志藝文志）

序）夫詩文乃選文之例，非藝文志之體，蓋「史體尙謹嚴，選事貴博采，以此詩文攔入志乘，已覺繁多，而以選例推之，然則又方嫌其少，然則二者自宜各爲成書，交相稗佐明矣。」（同上）「今必別撰一書爲文徵，意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清文徵之叙例矣。」（方志立三書議）永清文徵叙例云：「取一時徵集故事文章，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併收入本志者，又自以類相從。……近人修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其失固不待言，亦緣撰志之時，先已不辨爲一國史裁，其猥陋雜書，無所不有，亦何足怪。今茲稍爲釐正，別具文徵。」章氏之意：「大略藝文志當詳載書目，而不可類選詩文。」（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又云：「今以藝文專載書目，詩文不可混於史裁。」（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至於藝文志之體例，章氏以爲「當倣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學士著撰書籍，分其部彙，首標目錄，次叙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乃使後人得所考據，可爲館閣讐校取材，斯不失爲志乘體爾。」（答甄秀才論修）

（志第一書）又云：「今擬更定凡例，一倣班志劉略，標分部彙，刪蕪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爲他日館閣校讎取材，斯則有裨文獻耳。但藝文入志，例取蓋棺論定，現存之人，雖有著作，例不入志，此係御纂續考館成法，不同近日志乘，撥拾詩文，可取一時題咏，廣登尺幅者也。凡本朝前代，學士文人，果有卓然成家，可垂不朽之業，無論經史子集，方技雜流，釋門道藏，圖畫，譜牒，帖括訓詁，均淨錄副本，投櫃送館，以憑核纂。然所送之書：須屬共見共聞，卽未刻行，亦必論定成集者，方準收錄，倘係鈔撮稿本，畸零篇頁，及從無序跋論定之書，槪不入編，庶乎循名責實之意。惟舊志原有目錄，而藏書至今散佚者，仍準入志，而於目錄之下，注一亡字以別之。」（修志十議）此章氏之於撰述藝文，其條例之約略可見者也。獨怪夫章氏之後之修藝文志者，不知別撰文徵，詩文仍見入錄，蓋未讀章氏之書，墨守舊法，其體終不可爲訓也。至於方志之別撰單行，耑爲一書

者，朱明已啟其機，有清更爲朏發，舉而著者，殆以餘家，茲略而言之。

郡邑之志經籍者，蓋士訓之駢枝，書錄之流裔也。關東風俗之傳，墳籍成篇，嘉泰會稽之志，遺書有錄，方志書目，此其濫觴，元明舊記，多沿茲作。厥後著述漸緐，載記難悉，遂剏專志，別帙單行，簿錄之體，不淆釋地，徵文之例，斯爲宏焉。（孫詒讓溫州經籍志序例）按今專志別行之可考見者，明楊愼周復浚有全蜀藝文志，（見四川通志蘇州府志及傳是樓書目）其後則杜應芳有續補全蜀藝文志，（見傳是樓書目）曹學佺有蜀中著作記，（見四川通志及澹生堂書目）故胡震亨更有鹽邑藝文志，（見千頃堂書目及傳是樓書目）章平更有興平藝文志，（見千頃堂書目）至清遂不可勝紀矣。有志一省者，有志一府者，有志一州者，有志一邑者，甚有志一鎮一氏者，此史志之輔軍，文獻之考鑑也。（以上所舉，版本出處，俱未著出，詳見拙著書目考及書目舉要補正。）

其志一省者：清潘任有江蘇藝文志十七卷，明祁承㸁有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清杭世駿有兩浙經籍志五卷，清鄧顯鶴有安徽藝文志目錄十四卷

，淸邢澍有關中經籍考三卷，淸汪士鐸有全秦藝文志三卷，淸魏應麒有福建著述考□□卷，近陳衍有福建藝文志七十卷，徐世昌有畿輔書徵四十一卷。其志一府一州者：（以下凡淸人不著淸字）盧文弨有常郡八邑藝文十卷，明李紹文有雲間著述考□卷，宋景龢有淮安藝文志十卷，（以上江蘇）吳慶坻有杭州藝文志十卷，鄭元慶有湖錄經籍考六卷，明李竣有甬上著作考□卷，近孫貽讓有溫州經籍志三十三卷，胡宗楙有金華經籍志二十四卷，項元勳有台州經籍志四十卷，（以上浙江）侯登岸有萊郡經籍考三卷，葛子敬有濮州經籍考□卷。（以上山東）其志一縣者：甘元煥有江寧藝文考略三卷，盧文弨有毘陵經籍志四卷，（洪飴孫亦有毘陵經籍志四卷見武進陽湖合志，疑是一本）邱鍾仁有崑山藝文志□卷，高鑅泉有錫金歷朝書目考十二卷，明皇甫汸有長洲藝文志二十四卷，周永年有吳江藝文志□卷，趙蘭佩有松陵藝文志□卷，管一德有常熟藝文志十八卷，姚福均有海虞藝文志六卷，金武祥有江陰藝文志二卷，近姚光有金山藝文稿□卷，（以上江蘇）陳泰文有廣

秀水藝文志口卷，錢東垣有吳興著述類聚二卷，吳騫有海寧藝文志備考一卷，管廷芬有海昌經籍志六卷，蔣學堅有海昌著錄續考六卷，管元耀有海昌藝文志二十四卷，姜準有東嘉書目考四卷，黃瑞有臨海著錄藝口卷，以上浙江謝肇淛有晉安藝文志三卷，福建李權有鍾祥藝文考四卷，河南廖平有井研藝文志四卷，四川並踵事步武，凌轢前徽，遠述朱馬，例益加縝，然而簿籍不窮，前功未云竟善，罅漏雜見，補苴要俟方來，允宜廣搜博識，輯勒成篇，匪謂梓枌舊籍，盡備於斯，然而教典儀型，不忘鄉哲，此為役也易，而濩功不淺也。

至於編輯之法，首據各史藝文經籍諸志，如宋志所無者，則取倪燦補志，金元無藝文志，則取金門詔及錢大昕補志。然各志著錄，所闕者多，仍當攷之列傳，以博其趣。如漢書叔孫通傳：「徒通為奉常，定宋廟儀法，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後漢書曹褒傳：「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

至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三篇，敕褒依禮條正之。」鄭君注周禮引漢禮樂制度，賈疏以爲卽叔孫通定所，而漢隋志均無此書，則據各志，猶需考列傳矣。又列傳所無，則稽之公藏，私撰書目，及文集序跋中，未有不可致之者也。若夫援體立裁，則開元之二例，秀水之四科，並鈐鍵藝林，津逮文苑，凡卷帙之異同，流布之溥隘，無論存佚，當所瞻詳，目錄學之關係與方志，其功如是之鉅，其效如是之閎，豈可忽哉。

（完）

梁師任公曰：『抱殘守缺，確是目錄學家應有之態度。……著書足以備學者之顧向，實目錄學家最重要之職務也。……就目錄學的立場言之，則取便檢查，亦是此學中一重要條件。』（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

張爾田曰：『目錄之學，其重在周知一代學術，及一家一書之宗趣，事乃與史相緯，而爲此學也，亦非殫見洽聞，疏通知遠之儒不爲功。乃世之號目錄家者，一再傳後，寖失其方，百宋千元，標新炫異，其善者爲之，亦不過如吾所謂緦緦於寫官之異同，官私著錄之考訂而止，剖析條流，以爲綱紀，固未之有聞。』（校讎學纂徵序）

附錄一

治目錄學之重要書目

書目答問云：『目錄之學最要者，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叙錄，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宋史，明史藝文志，文獻通考中經籍考，雖非專書，尤爲綱領●阮孝緒七錄序目，文選注引書目，太平御覽引書目，亦要。其餘若遂初堂，明文淵閣，焦竑經籍志，菉竹堂，世善堂，絳雲樓，述古堂，敏求記，天一閣，傳是樓，汲古閣，季滄葦，浙江采進遺書，文瑞樓，愛日精廬，各家書目，或略或誤，或別有取義，乃藏書家所貴，非讀書家所亟，皆非切要。』此統揩言之也。玆略本書目舉要，摘其最要者凡若干目，分著於篇。其次要而可供瀏覽者，空低一格。具見補正原文，無庸注按。其舉要所無者，則參之書目考中。加△爲記，但限於現存者●

(一)公藏書目

崇文總目十二卷 宋王堯臣等

崇文總目輯釋五卷補遺一卷 錢東垣等(凡清人及近人不著)

文淵閣書目二十卷 明楊士奇

內閣藏書目錄八卷 明張萱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 紀昀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 同前

擘經室外集五卷 阮元

四庫全書附存目錄十卷 胡虔

天祿琳瑯十卷續編二十卷 于敏中彭元瑞等

(二)私藏書目

宋衢州本郡齋讀書志二十卷 宋晁公武

宋袁州本郡齋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考異一卷附志二卷 同前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 宋陳振孫

遂初堂書目一卷 宋尤袤

菉竹堂書目六卷 明葉盛

百川書志二十卷 明高儒

世善堂藏書目錄二卷 明陳第

萬卷堂書目四卷 明朱睦㮮

李蒲汀藏書目錄四卷 明李廷相

脈望館書目四冊 明趙琦美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一卷 毛扆

澹生堂書目十四卷 明祁承㸁

絳雲樓書目四卷 錢謙益

絳雲樓書目補遺一卷 陳景雲注

述古堂書目四卷 錢曾

也是園藏書目十卷 同前

季滄葦書目一卷 季振宜

天一閣書目十卷 范懋柱

天一閣現存書目六卷 薛福成

傳是樓書目四卷 徐乾學

知不足齋宋元人集目 鮑廷博

傳是樓宋元版書目一卷附錄一卷 同前

孫氏祠堂書目內篇四卷外篇三卷 孫星衍

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六卷續四卷 張金吾

藝芸精舍宋元本書目一卷 汪士鐘

江上雲林閣書目四卷 倪模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二十四卷 瞿鏞

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目四卷 江標

持靜齋書目六卷 丁日昌

持靜齋宋元鈔本書目一卷 江標

持靜齋藏書紀要二卷 莫友芝

楹書隅錄五卷續四卷 楊紹和

清吟閣書目四卷 瞿世瑛

宜稼堂書目一冊 郁松年

結一廬書目四卷 朱學勤

振綺堂書目六冊 汪憲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一卷 潘祖蔭

滂喜齋藏書記三卷附錄一卷 葉昌熾

善本書室藏書志四十卷附錄一卷 丁丙

八千卷樓書目二十卷 丁仁

皕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四卷 陸心源

皕宋樓書目四卷 同前

帶經堂書目四卷 陳樹杓

臥雪廬藏書溯四冊 袁芳瑛

藝風堂藏書記八卷續記八卷 繆荃孫

適園藏書志十六卷 張鈞衡

觀古堂藏書目四卷 葉德輝

(三)史志書目

漢書藝文志一卷 漢班固

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 宋王應麟

漢書藝文志拾補六卷 姚振宗

漢書藝文志條理八卷 同前

漢書藝文志姚氏學七卷 姚明煇

漢書藝文志舉例一卷 孫德謙

漢書藝文志講疏 顧實

漢書藝文志彙注箋評 李笠

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 顧櫰三

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 錢大昭

補後漢藝文志二卷 侯康

後漢藝文志四卷 姚振宗

後漢書藝文志補一卷考證十卷 曾樸

三國藝文志四卷 姚振宗

補三國藝文志四卷 侯康

補晉書藝文志四卷 吳士鑑

補晉書藝文志六卷 文廷式

補晉書藝文志六卷 丁國均

隋書經籍志四卷 長孫無忌

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三卷 章宗源

隋書經籍志考證五十二卷 姚振宗

隋書經籍志補二卷 張鵬一

隋書經籍志補證四卷 楊守敬

舊唐書經籍志二卷 劉昫等

新唐書藝文志四卷 宋歐陽修

補五代史藝文志一卷 顧櫰三

宋史藝文志八卷 元脫脫等

宋史藝文志補一卷 倪燦

補元史藝文志四卷 錢大昕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 倪燦

明史藝文志四卷 張廷玉等（八史臣籍志最爲扼要不可不備）

明史藝文志補遺 徐蘇

清史藝文志四卷 朱師轍等

(四)題跋書目

隱湖題跋二卷 毛晉

讀書敏求記四卷 錢曾

讀書敏求記校正十一卷 章鈺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六卷續記二卷再續二卷 黃丕烈

蕘翁藏書題識十卷 同前 △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編五卷 孫祖烈 △

開有益齋讀書志六卷續志一卷 朱緒曾

(九)考訂書目

經義考三百卷 朱彝尊

經義考補正十二卷 翁方綱

小學考五十卷 謝啟崑

古今僞書考一卷 姚際恆

古今僞書考釋二卷 金受申 △

重考古今僞書考四卷 顧實

附錄 治目錄學之重要書目

藏書紀事詩六卷 葉昌熾

古文舊書考四卷 日本島田翰

皕宋樓藏書源流考一卷 同前

澹生堂藏書約一卷 明祁承爜

藏書紀要一卷 孫慶增

流通古書約一卷 曹溶

藏書十約一卷 葉德輝

△永樂大典考 繆荃孫

△永樂大典考 李正奮

△永樂大典考 孫壯

△永樂大典考 日本神田喜一郎

△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 袁同禮

△永樂大典內輯出之書目 趙萬里

△說文書目一卷 葉銘

△清人所著說文之部書目初編 馬敍倫

△石廬金石書志二十二卷 林鈞

△金石書目十卷 黃立猷

△金石名著彙目二卷 田士懿

△金石書目彙編十四卷 劉紀澤

△金石書錄 容庚

△周秦諸子書目一卷 胡韞玉

△擬彙刊周秦諸子校注輯補善本序錄 王仁俊

△子籍考 張鵠齡

△諸子書目 陳鐘凡

△諸子書目補 劉紀澤

△曲海總目提要六十卷 黃文暘

曲錄六卷 王國維

(七)通載書目

七錄序目一卷 梁阮孝緒

通志藝文略 宋鄭樵

文獻通考經籍考 元馬端臨

國史經籍志六卷 明焦竑

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 黃虞稷

(八)知見書目(徵禁書目附)

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二十卷 邵懿辰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十六卷 莫友芝

經籍訪古志六卷補遺一卷 日本澀江全善森立之

日本訪書志十六卷 楊守敬

日本訪書續志 王重民輯(以上知見)

附錄　治目錄學之重要書目

書目答問四卷 張之洞

書目答問箋補四卷 江人度 △

書目答問補正五卷 范希曾 △

一個最低的國學書目 胡適 △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梁啟超 △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同前 △

三訂國學用書撰要 李笠 △

讀書舉要 汪國垣（以上指引）△

銷燬抽燬書目一卷禁書總目一卷違礙書目一卷

浙江採進遺書總錄十卷閏集一卷 王亶望等

南獻遺徵 鄭文焯

南獻遺徵箋 范希曾 △

清代進書表錄存目 錢恂（以上禁燬存目附）△

△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書影八卷 瞿啟甲

△京師圖書館宋元本書式 徐鴻寶

△故宮書影 張元亮

△盋山書影 柳貽徵

(十)彙編書目

增訂叢書舉要八十卷 李之鼎

彙刻書目二十卷 顧修

續彙刻書目十卷 羅振玉

△續彙刻書目閏集一卷 同前

△彙刻書目外集六冊 日本松澤老泉

△叢書書目彙編四冊 沈乾一

(十一)引用書目

文選注引用書目 汪師韓

道藏闕經目錄二卷 △

大明續道藏經目錄一卷 明張國祥 △

讀道藏記 劉師培(以上道藏) △

(十三)書目書目

書目舉要補正六卷附錄二卷索引二卷 劉紀澤 △

書目舉要補 陳鍾凡 △

書目考十二卷 劉紀澤 △

書目考 汪國垣 △

簿錄通考十九卷 王揚濱 △

書目總目 袁同禮 △

書目長編二卷補遺一卷 邵瑞彭 閻樹善等 △

書目志 容肇祖 △

(十四)叢著書目

附錄 治目錄學之重要書目